臺大歷史學報第 63 期
2019 年 6 月，頁 235-290

BIBLID1012-8514(2019)63p.235-290
2017.12.5 收稿，2018.10.12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906_(63).0005

§綜合論述§

古埃及史學研究的發展

徐 詩 薇*

提 要

本文旨在綜論古埃及歷史研究的發展，以及與古埃及歷史相關的文獻內容。由於古埃及沒有編年史，也沒有史官撰寫史書，歷史學家只能根據古典時代的史學家、旅遊家、地理學家和探險家撰寫的紀錄，重建古埃及歷史。隨著埃及熱的來臨、象形文字的解讀，以及考古發掘工作的進行，大量古埃及文獻得以重見天日。這些文獻中，尤以與歷史相關的內容受到埃及學學者的青睞，然而至今尚未有整合性的研究。有鑒於此，本文將用新的角度分析古埃及史學發展：第一部分講述古埃及歷史的定義，並按年代順序分析古典時期、中古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學家、地理學者與哲學家如何重建古埃及歷史？接著觀察拿破崙進軍埃及之後，對埃及學的發展帶來何種影響？近代的埃及學學者如何透過研究資料重建古埃及的歷史？第二部分則是探究古埃及文獻的重要性，及其提供的訊息，包括國王銘文、私人傳記、考察銘文和歷史性的文學作品等。透過重新定義和解析這些文獻，希望能更接近現代人所謂的「歷史」思維。

關鍵詞：古埃及　史學研究　國王銘文　傳記銘文　埃及熱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300350 中國天津市津南區海河教育園區同砚路 38 號；E-mail: swhsu2012@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古埃及歷史的發展
二、拿破崙與埃及學的發展
三、古埃及的歷史文獻
結 語

前 言

目前已有幾篇關於古埃及歷史研究的短論，[1]也有埃及學在某段特定時期的發展回顧，例如：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納粹時期的埃及學發展，[2]以及 19 到 20 世紀初的埃及學研究脈絡，[3]但至今仍沒有埃及學史學發展的完整討論。近年來，史學史（Historiography）逐漸成為歷史學研究中的一個專業，不同的歷史學家試著透過解讀文獻和思想重建歷史的某一個階段，也不斷地重新定義「歷史」（history）、「撰寫歷史」

1 John van Seters, *In Search of History. 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27-187; John Baines, "Ancient Egypt,"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1: *Beginnings to AD 600*, ed. A. Feldherr and G. Har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53-75; Lutz Popko, "History-Writing in Ancient Egypt," *UCLA Encyclopedia of Egyptology* 2014 (2014, Los Angeles), pp. 1-16.

2 Thomas Schneider, "Egyptology in the Nazi Era. Ideology, Scholarship, Careers," In *Public lecture at the Halbert Centre for Canadian Studies.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December 11, 2018. In Memory of Hans Jakob Polotsky*, https://openscholar.huji.ac.il/sites/default/files/polotskynow/files/hu_polotsky_lecture_publication_schneider_2018.pdf (accessed June 3, 2019); Thomas Schneider, and Peter Raulwing, eds., *Egyptology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to the Third Reich: Ideology, Scholarship, and Individual Biographies* (Leiden: Brill, 2013).

3 Thomas L. Gertzen, *Einführung in die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der Ägyptologie* (Berlin: LIT Verlag, 2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riting history）和「史學史」[4]等詞彙。關於古埃及的史學研究亦是如此。然而，我們必須釐清相關名詞：若用現代人對「歷史」概念的理解，古埃及人是不撰寫歷史的。[5]前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研究員布爾（Ludlow S. Bull）曾經說：「古埃及人似乎沒有關於『歷史』的概念，埃及語中也沒有『歷史』這個字彙。而在古埃及的文獻中，也看不出古埃及的作者想要表達『歷史想法』的觀念。」[6]布爾也斷言，埃及人之所以沒有「歷史想法」的觀念，是因為古埃及人與生俱來對待過去和未來的人生觀都是靜止的，再加上埃及的地理環境比較封閉，尼羅河貫穿了狹長的國土，東有西奈半島和紅海，北有地中海，西有利比亞沙漠，造就他們只注重現在和今生，而不強調過去發生的事情。[7]

在古代近東雖然有與歷史相關的文獻，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范德米諾（Marc van de Mieroop）解釋：「古代近東的史學家情況是相當不同的，希臘人把自己理解『歷史』的定義硬套在古代近東身上，所以認定他們沒有『歷史想法』的觀念，他們不會撰寫關於『過去』的事情。」[8]「過去」（past）是物理現象，而「歷史」是一種文化的現象。過去是所有在今天以前發生的事情，但歷史只是過去其中的一段針對某人或某事的觀察，就如同「歷史」的古希臘文原意為「探索、研究、知識或敘述學習之事」。[9]所以，歷史必須根據某段文字紀錄或文獻而來，這些文字紀錄在現今的埃及學被稱做「歷史性的文章」（Historical texts）。

4 Seters, *In Search of History*, p. ix.

5 Roberto B. Gozzoli, “History and Stories in Ancient Egypt. Theoretical Issues and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in *Das Ereignis.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Vorfall und Befund*, ed. M. Fitzenreiter (London: Golden House Publications, 2009), p. 103.

6 Ludlow Bull, “Ancient Egypt,” in *The Idea of Histor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R. C. Dentan, 2nd ed.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83), p. 3.

7 Bull, “Ancient Egypt,” pp. 32-33.

8 Marc van de Mieroop, “On Writing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Bibliotheca Orientalis* 54, no. 1/2 (Jan-Apr 1997, Leiden), p. 297.

9 Popko, “History-Writing in Ancient Egypt,” pp.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實上，古埃及的「歷史性的文章」還是有少許線索可以尋找有關「歷史想法」的痕跡，只是它們並不像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亞述和巴比倫或是中國，有專門的史官撰寫所謂的編年史（Chronicle）[10]和史書。再者，古埃及人的時間觀與現代人不同，他們沒有過去和未來的觀念，只有完成和未完成的形式，對於「時間」的定義只有  *ḏt* 和  *nḥḥ*，這兩個字雖然都有「永恆」的意思，[11]還是有微小差別：*ḏt* 是有時空性的，*nḥḥ* 是時間性；*ḏt* 是直線行走，而 *nḥḥ* 則是在這個直線上一直輪迴。[12]這二個字是埃及人看待他們過去發生事件的主要概念，時間框架就像直線一樣進行，不會重疊。也正因如此，埃及人不會過度著墨在過去已發生的事件，而是以敘事性的方式記錄相關事跡。

總歸上述種種，此文將以年代順序來研究分析古典時期到中古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學家、地理學者或哲學家對於古埃及的相關描述，他們怎麼重建、理解和看待古埃及的歷史？其次，觀察拿破崙進軍埃及之後，對埃及學的發展帶來何種影響？在埃及學發展的同時，近代的埃及學學者如何透過研究資料重建古埃及的歷史？再者，何種古埃及的文獻可以提供史學家歷史材料？此文亦探討國王銘文的定義及其內容真實性，兼及私人傳記文和文學性的文章在重建歷史中扮演何種角色？

10 古埃及文獻中被稱做 Chronicle 的文獻，大多類似年鑑文，參閱此文第三節。

11 Jan Assmann, *Zeit und Ewigkeit im alten Ägypt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Ewigkeit*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75), pp. 41-48. 另可參考 Frédéric Servajean, *Djet et Neheh. Une histoire du temps égyptien* (Montpellier: Université Paul Valéry-Montpellier III, 2007).

12 Shih-Wei Hsu, "'The Pharaoh lives forever': Royal Eternal Life in Ancient Egyptian Royal Inscription," *Orientalia* 86, no. 2 (2017, Roma), pp. 275-2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古埃及歷史的發展

我們現在說的「歷史」（History）這個字，是由拉丁文 Historia 轉譯古希臘文 ιστορία 而來，原意是「探索、研究、知識或敘述學習之事」。現今對歷史較廣義的定義，則是探索過去發生的事件，透過不同的資料來解釋發生的原因。[13]大約從西元前 5 世紀開始，希臘羅馬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地理學家和旅遊家寫下赴埃及旅遊的所見所聞，這些紀錄被後人加以編寫，拼拼湊湊之下，古埃及歷史的藍圖才逐漸成形。

（一）古希臘至托勒密時期（800-32 BC）

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425 BC）的《歷史》（*Histories*; *Ἱστορίαι*）第二卷詳細記載他當時到埃及的經歷。他以希臘人的角度觀察，在他筆下的埃及，混合了古老傳統、智慧以及擁有特殊風情。書中描述埃及的地理、城市、氣候和尼羅河，最特別的是埃及人的生活習慣：

> 女人上市場買賣，男人則是在家裡織布；世界其他地方的編織都是往上，只有埃及是往下；女人肩上挑東西，男人頭上頂東西；女人站著小便，男人則是蹲著：他們在門口街上吃飯，在屋裡睡覺；一些不得體但必做之事會偷偷做，但無關大雅之事會在公開場合做；女人不能做祭司，不管是侍奉男神或女神，但男人可以作男神或是女神的祭司。兒子不需要養父母，除非他們自己選擇，但女兒一定要奉養父母，不論她們能不能選擇。[14]
>
> 他們男人穿二件衣服，女人只穿一件。他們划船時，把環和繩子繫在裡頭，其他國家的人則是放在外面；他們書寫或是計算時，不像

13 “Histor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history (accessed November 21, 2018).

14 Herodotus, “History,” Book II, 35, in *Herodotus, Historien*, ed. Josef Feix, 7th ed. (Berlin: De Gruyter, 2014), pp. 228-2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希臘人由左往右，而是由右往左，且儘管如此，他們仍聲稱自己是向右寫。他們有二種字體，一種是神聖的，一種是通俗的。[15]

這些見聞從今日的角度來看，依舊非常奇特，當時尚無人能敘述地如此鉅細靡遺，所以這些紀錄一直被視為對埃及想像的一部作品，且不斷被後人引用。

其次是托勒密時代，也就是所謂的希臘化時期。當時出現一些知名的史學家，從不同角度描繪古埃及文化。分述如下：

阿巴德拉的赫卡塔埃烏斯（Hecataeus of Abdera, 西元前 4 世紀），生活於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 367-283 BC; r. 305-283 BC）時期，他研究埃及的歷史並撰成《埃及歷史》（*Aegyptiaca*, *Αἰγυπτιακά*），內容包括（1）史前史、埃及的宇宙論和神學，（2）埃及地理，（3）著名的統治者，（4）人物誌與地方風俗，[16]書寫風格大多是受到希羅多德的影響。赫卡塔埃烏斯的著作大部分都已遺失，主要是因為狄奧多羅斯（Diodorus Siculus, 西元前 1 世紀）多次引用其作品，他的名字和作品才被大眾所知。[17]

曼涅托（Manetho, 西元前 3 世紀）是介於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 Philadelphus, 309-246 BC; r. 285-246 BC）時代的祭司，曾用希臘文撰寫 8 部作品。其中的《埃及歷史》（*Aegyptiaca*, *Αἰγυπτιακων*），至今仍被埃及學家視為復原埃及歷史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其內容主要有二個部分：（1）國王名冊，提供一個較完整的年表，以及早期時代神明統治埃及的神話故事；（2）不同敘事形式的文章，例如預言、文學性的文章、國王銘文和私人傳記等。[18]再者，他首先運用「朝代」（Dynasty）

15 Herodotus, “History,” Book II, 36, pp. 230-231.

16 John Dillery, “Hecataeus of Abdera: Hyperboreans, Egypt, and the ‘Interpretatio Graeca’,”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47, no. 3 (September 1998, Stuttgart), pp. 256-257.

17 Charles E. Muntz, “The Sources of Diodorus Siculus, Book 1,” *Classical Quarterly* 61, no. 2 (December 2011, New York), pp. 576-577.

18 John Dillery, “The First Egyptian Narrative History: Manetho and Greek Historiography,”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127 (1999, Köln), p. 93.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概念，將古埃及歷史劃分成 30 個王朝，包括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時期和三個中間期。較為可惜的是，他的作品並沒有被完整保存下來，也是透過後來的史學家（如阿弗肯魯斯、優則比烏斯、約瑟夫和希瑟魯斯等人，見下文）引用和重建，才開始被人重視。不同於希羅多德，曼涅托雖是埃及人，卻精通希臘文，而且他身為祭司，易於接觸原始紀錄的資料，例如：神廟中以紙草記載的檔案，包括年鑑、儀式禮拜的聖書和詩詞，以及以聖書體書寫的書板和牆上的浮雕等。[19]在當時，這些原文文獻只有受過高等教育者，如祭司或官員才能讀懂，所以他撰寫的內容，相較之下具有真實性。他自己也強調：「我書寫並直接翻譯了神聖的紀錄。」[20]關於曼涅托《埃及歷史》的內容，在下一段會加以詳述。

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的《歷史叢書》（*Bibliotheca historica*, *Ἱστορικὴ Βιβλιοθήκη*），第一卷記載不少古埃及的相關內容。跟其他的史學家不同，他並沒有參考或是引用曼涅托的作品，[21]大多數皆引用赫卡塔埃烏斯，現代研究古典學的學者甚至認為，狄奧多羅斯的第一卷書重現了赫卡塔埃烏斯的作品，原因有四：（1）狄奧多羅斯的敘事方式與赫卡塔埃烏斯所殘留的作品相同；（2）敘事年代背景以西元前 4 世紀為主；（3）狄奧多羅斯的埃及人種論，符合赫卡塔埃烏斯提出的猶太人和希臘神話中北國人（Hyperborean）的人種論；（4）第一卷內容統一且有一致性，許多細節前後呼應。[22]這些與古埃及有關的內容分別提到了埃及的神明、宗教，尤以伊西斯（Isis）和奧西里斯（Osiris）的故事為主。此篇章後來也再次被普魯塔克（Plutarch, 50-120）撰寫（詳下文）。

從上述得知，不管是希羅多德、赫卡塔埃烏斯或狄奧多羅斯撰寫歷史之時，從來不是「僅僅」針對古埃及的部分，而是作為書中的一卷或

19 William G. Waddell, *Maneth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20.

20 Waddell, *Manetho*, pp. 97-98.

21 Thomas W. Africa, “Herodotus and Diodorus on Egypt,”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22, no. 4 (October 1963, Chicago), p. 254.

22 Muntz, “The Sources of Diodorus Siculus, Book 1,” p. 577.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章。仔細觀察希羅多德的《歷史》，我們也可以發現，文中許多敘述都是「他們說」（They said）、「他們告訴我」（they told me）、「我聽說」（I did hear）、「我想」（I think），或者是「我認為」（I consider）等字句，呈現出他在記錄時是仰賴他所聽到或是觀察到的埃及，並沒有實際求證是否正確。若是他聽到同一個事件不同的版本，他會挑選較「可信和戲劇性」的版本來記錄。[23]他曾在書中提到：「這些埃及人說的故事，任何會相信的人就是會相信。至於我，就是要去了解整部歷史，寫下那些我聽到的任何見聞，並記錄不管是哪個地方人們告訴我的任何事。」[24]由此可見，希羅多德等人並沒有重現真正的埃及歷史。簡單地說，他沒有詳細記載清楚的人事時地物。所以這個時期唯一可以被重視的文獻是曼涅托的《埃及歷史》，之後的學者也不斷地重覆引用。

（二）羅馬帝國時期（27 BC - AD 476）

史特拉堡（Strabo, 63/62 BC - AD 24）的《地理學》（*Geographica*, *Γεωγραφικά*）第 17 卷，記錄他去埃及和庫許（Kush, 即今日蘇丹）旅遊的情形。此文詳細描繪了兩國的地理風情，其中他對托勒密一世時期的埃及地理敘述如下：

> 早期的作家給予「埃及」一名，意指有人居住和被尼羅河水覆蓋之處，始於席恩納（Syene，即今日阿斯旺〔Aswan〕）一直到地中海。而之後的作家則增加了東部的地方，大約介於阿拉伯海灣和尼羅河之間，西部的地方延伸至綠洲和海岸線，從克諾珀斯（Canopus，埃及三角洲沿海城市，靠近今日亞歷山卓〔Alexandria〕東部近郊區域）至卡塔巴特穆斯（Catabathmus，埃及西北角靠海城市，即今日沙隆〔Sallum〕）和昔蘭尼加（Cyrene，利比亞東北角靠海城市，靠近今日沙哈特〔Shahhat〕）領域。[25]

23 Africa, “Herodotus and Diodorus on Egypt,” p. 256.

24 Herodotus, “History,” Book II, 123, pp. 306-307.

25 Strabo, “*Geographica*,” Book XVII, 5, in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ed. Horace L. Jon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普魯塔克撰寫的《比較列傳》，亦被稱做《希臘羅馬名人傳》（*Parallel Lives*, *Βίοι Παράλληλοι*），是其較廣為人知的作品。普魯塔克的《雜記》（*Moralia*, *Ἠθικά*）[26]第五章，引用了曼涅托《埃及歷史》裡有關古埃及的神話故事〈伊西斯和奧西里斯的故事〉（"Isis and Osiris," De Iside et Osiride, Περὶ Ἴσιδος καὶ Ὀσίριδος），並且加以改寫。這個故事在古埃及的宗教和神話傳說中相當重要，大意是：奧西里斯國王個性十分正直、善良，皇后是伊西斯。弟弟塞特（Seth）是邪惡的化身，對於奧西里斯的成功及深受人民愛戴，十分嫉妒。塞特決定殺害奧西里斯，分屍切塊後丟進尼羅河，自己則篡位稱王。伊西斯知道丈夫慘死後，非常傷心，沿著尼羅河畔找回丈夫所有屍塊並縫合，再施法術讓奧西里斯復活，使自己受孕、生下荷魯斯（Horus），奧西里斯則在陰間復活，成為陰間之王。荷魯斯最後幫父親報了仇，打敗塞特奪回王位，成為名正言順的奧西里斯之繼承人。

約瑟夫（Titus Flavius Josephus，37-100）是猶太史學家，他在《對抗阿皮翁》（*Against Apion / Contra Apionem*）裡完整提到曼涅托的《埃及歷史》，[27]不僅引用其內容做出簡短摘要，並有效利用了曼涅托的資訊。經過他的改寫，曼涅托的《埃及歷史》更廣為人知，同時他也特別專注在曼涅托的敘事式文章，例如第十四、十八和十九王朝的歷史，以及有名的「西克索」（Hyksos）時代。[28]約瑟夫引用了西克索被埃及人趕出埃及的故事，和《舊約》（*Old Testament*）中的摩西（Moses）《出埃及記》（*Book of Exodus*）比較。約瑟夫認為，西克索的故事與希伯來人類似，在他筆下的埃及多半是壓迫希伯來人的邪惡之國，也因為如此，埃及變成邪惡的象徵，一直持續到中古和文藝復興時代。[29]

(Cambridge, MA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7), vol. 8.

26 Frank C. Babbitt, *Plutarch, Moralia*, vol. 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191.

27 Dillery, "The First Egyptian Narrative History," p. 94.

28 Dillery, "The First Egyptian Narrative History," pp. 94-97.

29 Jan Assmann, "Exodus und Amarna: Der Mythos der 'Aussätzigen' als verdrängte Erinnerung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羅馬帝國建立之後，埃及在羅馬的統治之下，基本上已逐漸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當時有關埃及的記載呈現停滯的狀態。羅馬雖然仍一度受到埃及風格的影響，例如在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 12-41）和尼祿（Nero, 37-68）統治下，羅馬盛行埃及風，大量埃及文物被運送到羅馬，包括現今在梵蒂岡的方尖碑。然而，羅馬人卻把埃及宗教崇拜視為地方習俗，當時在埃及統治階層的希臘移民，也同樣被羅馬人視為土著化的埃及人，致使亞歷山卓的居民時常起義推翻羅馬人的高壓政治。當基督教在埃及興起後，以希臘字體和埃及語法為主的科普特語（Coptic）逐漸風行，基督教在埃及的傳播也越來越普及。慢慢地，埃及人喪失自我文化的認同，以及閱讀聖書體的能力。

（三）拜占廷時期（330-1453）

希瑟魯斯（George Syncellus, 西元 8 世紀）是一名史學家和教士，他撰寫編年史，主要依據西元 3 到 4 世紀的歷史學家阿弗肯魯斯（Africanus）和優則比烏斯（Eusebius）所留下來的編年史。他也如同普魯塔克和約瑟夫，整理曼涅托的資料並重新編寫，特別是《索提斯之書》（*The book of Sothis*）。[30]除此之外，他把古埃及的朝代劃分成 31 個王朝到波斯的大流士（Darius）國王。

（四）中古世紀（500-1500）到 18 世紀

這段期間的歐洲屬於基督教時期，歐洲的教徒受到《舊約》的影響，普遍對於埃及持負面的看法。因此，在埃及的基督徒大量破壞古埃及的神廟和雕像，他們認為這是異教徒的偶像崇拜。在伊斯蘭時期，統治埃及的阿拉伯人認為古埃及的大型建築物是具有巨大魔法和法力的人興

---

der Aton-Religion," in *Ägypten-Bilder. Akten des „Symposions zur Ägypten-Rezeption", Augst bei Basel, vom 9.-11. September 1993*, ed. E. Staehelin and B. Jaeger (Fribourg: Universitätsverlag, 1997), pp. 13-14.

30 Waddell, *Manetho*, pp. 27-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建，他們只對寶藏比較有興趣。9 世紀時，不少人開始挖掘吉薩金字塔，想要尋找寶藏，皆空手而歸。到 10 世紀，建造開羅城需要大量石材，當時吉薩金字塔的大石塊都被運到開羅。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人在鑽研鍊金術之時，認為這些難懂的古埃及符號也許是指示鍊金技巧的關鍵，因而試著去解讀象形文字。[31]例如鍊金術士瓦赫許亞（Aḥmad Ibn Waḥshīyah）在西元 900 年出版《古老字母和解釋象形文字符號》（*Ancient Alphabets and Hieroglyphic Characters Explained*），試著解讀古埃及符號，[32]雖然該書的解釋完全錯誤，但也成為之後德國耶穌會教士奇雪（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解讀象形文字的參考書（見下述）。爾後，大約在西元 1200 年，醫生兼歷史學家阿布德拉提夫（ᶜAbd al-Laṭīf al Baġdādī, 1162-1231），可稱為第一位埃及學家。他到埃及旅遊考察之後，以阿拉伯文撰寫《關於我所見證和看到埃及事物的報告和描述之書》（*Book of the Report and Account of the Things which I Witnessed and the Events Seen in the Land of Egypt; Kitāb al-Ifāda wa-l-iʿtibār fi-l-umūr al-mušāhada wa-l-ḥawādiṯ al-muʿāyana bi-arḍ miṣr*），這部作品生動的描寫 1200-1202 年間尼羅河河水無漲潮泛濫而產生的飢荒和傳染病，以及每個地方的植物和藥草、動物種類、特別的食物、古代的建築和雕像等。[33]由於該書以阿拉伯文寫成，一直到 19 世紀才被歐洲人得知，後廣為傳播。然而，此時歐洲人跟阿拉伯人發生宗教衝突，導致一連串的十字軍東征（1096-1291），以致無暇繼續關注埃及的文化。

14 世紀之後，由於文藝復興開始重視古希臘羅馬的文明，促使古典作品中關於埃及的紀錄再度被重視。歐洲人重新對這個古文明產生興

31 Okasha El-Daly, *Egyptology: The Missing Millennium. Ancient Egypt in Medieval Arabic Writings* (London: UCL Press, 2005), pp. 59-60.

32 Aḥmad Ibn Waḥshīyah, *Ancient Alphabets and Hieroglyphic Characters Explained*, trans. Joseph Hammer (London: W. Bulmer and Co. Cleveland Row, 1806).

33 Cecilia M. Bonadeo, *ʿAbd al-Laṭīf al Baġdādī's Philosophical Journey: From Aristotle's Metaphysics to the 'Metaphysical Science'*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3), p. 106.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資料庫

趣，到埃及旅遊並撰寫遊記，從 15 世紀到 18 世紀，大概有 200 多種與埃及相關的遊記。[34]歐洲人對古埃及文明的狂熱，尤以 19 世紀時為甚，這個現象被後來的歷史學者稱之為「埃及熱」（Egyptomania）。[35]此時，一般大眾雖然對埃及甚感興趣，但大多數人仍認為它是一個神秘的國度，象形文字是一種神秘的符號，若能讀懂這些符號，就可以得到至高無上的智慧。

最顯著的例子是《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 *Ἱερογλυφικά*），該書由赫拉波羅（Horapollo, 474-491）於西元 4 世紀為解讀象形文字所著，問世時無人問津，1419 年時被學者發現並帶回佛羅倫斯，當時很多學者熱衷於解讀象形文字，致使這本著作在 15 世紀末突然在學術界變得十分搶手，學者視其為解讀象形文字重要的標竿。赫拉波羅在書中用「他自認為的」符號象徵試著解釋 189 個象形文字，例如：

> 當他們要表示「勇敢無懼」，會畫一隻獅子，因為牠有一個大頭、燃燒的眼球和一張圓臉，鬃毛豎起像太陽。因此，他們把獅子放置在荷魯斯的寶座下，就像動物和神明的連結。太陽被稱為荷魯斯，因為它給予不同的時辰。[36]
>
> 當埃及人要表示「力量」，就畫一頭獅子的前部，因為這是牠身體

34 例如，以德語或拉丁文書寫的遊記各有 7 部，以德語和拉丁語雙語書寫的有 4 部，還有捷克語、法語、義大利語和英語的作品。參照 Abbas Amin, *Ägyptomanie und Orientalismus* (Berlin: De Gruyter, 2011), pp. 61-63.

35 「埃及熱」一詞是指拿破崙 1798-1801 年出征埃及之後，歐洲人掀起對埃及有興趣的一股現象，不僅僅是指專家開始鑽研埃及學的學問，現代人也模仿古埃及的文化、宗教、建築、藝術，甚至是語言，成為一種追隨古埃及流行的風潮。Ronald H. Fritze, *Egyptomania. A History of Fascination, Obsession and Fantas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16). 目前在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就有一項專門研究「埃及熱」的項目：American Egyptomania, http://chnm.gmu.edu/egyptomania/index.html (accessed November 22, 2018).

36 Alexander T. Cory, *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Nilous* (Whitefish: Kesslinger Publishing, LLC, 2006), pp. 38-39; Heinz J. Thissen, *Des Niloten Horapollon Hieroglyphenbuch I: Text und Übersetzung* (München / Leipzig: K. G. Saur, 2001), pp. 16-17.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 最有力的部分。[37]
>
> 當埃及人要表示「有警惕心」的人，或是守衛，會畫一個獅頭，因為獅子醒著是閉眼，睡著是睜眼，這是觀察入微的象徵。在神廟的大門前有獅子，即是因其為守衛的象徵。[38]

從以上 3 個例子可見，赫拉波羅是以自己的想像和理解解讀象形文字，並無紮實的考證。他的解讀雖不完全正確，但確實帶動了一股旋風。在他之後，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學者范特里安諾（Pierio Valeriano, 1477-1558），首先依據赫拉波羅解讀象形文字的方式，進一步找尋新的解讀方式，可惜沒有太多進展。17 世紀時，德國耶穌會教士奇雪通曉多國語言，也識得科普特語，[39] 1636 年出版一本科普特語法書。他藉著對科普特語的知識，嘗試解讀象形文字。他參考前人的方法後，發現象形文字與僧侶體的不同，也引用多種阿拉伯語文獻，[40]出版《埃及伊底帕斯》（*Oedipus Aegyptiacus*）一書，卻被後代的埃及學學者視為無稽之作。[41] 他在研究象形文字的同時，將其與中文做比較，他認為中國的文字是向古埃及人學來的。他 1677 年出版的《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42] 敘述諾亞的兒子含姆（Ham）從埃及出發，經過波斯再到中國，教授伏

37 Cory, *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Nilous*, p. 39; Thissen, *Des Niloten Horapollon Hieroglyphenbuch I*, pp. 16-17.

38 Cory, *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Nilous*, p. 40; Thissen, *Des Niloten Horapollon Hieroglyphenbuch I*, pp. 18-19.

39 埃及在希臘化時代，受到基督教影響，發展出科普特文，是古埃及歷史發展中最後階段的文字。科普特文由希臘字母加上世俗體幾個字母所組成，一直在基督教圈子裡被使用，留下的文獻大多與宗教有關。

40 El-Daly, *Egyptology: The Missing Millennium*, p. 58.

41 英國學者巴吉（Ernest A. W. Budge, 1857-1934）曾說：「最先要提到的假學者之一是奇雪，17 世紀他宣稱找到解開象形文字的鑰匙，在他《埃及伊底帕斯》書裡的翻譯全是一派胡言，毫無意義，但是他們卻將其作為學術知識發表，使許多人都相信這些是正確的。」參照 Ernest A. W. Budge, *Egyptian Language: Easy Lessons in Egyptian Hieroglyphics with Sign List*, 11th e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Raul Ltd., 1971), p. 15.

42 Athanasius Kircher, *China Illustrata*, trans. Dr. Charles D. van Tuyl from the 1677 original Latin edition (Muskoge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acone College 1987), pp. 214-215.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象形文字，這是中國字產生的原始情況。雖然這些理論被學者嗤之以鼻，不過也算是開啟一條正宗解讀象形文字的道路，影響後來的英國學者楊（Thomas Young, 1773-1829）和法國學者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破解象形文字。

17 到 18 世紀是歐洲興起「埃及熱」的前端，不只學者致力鑽研象形文字，欲求更加了解古埃及文化；喜好古董的收藏家，如王公貴族，也想盡辦法與商人交易，買進大量埃及古物。除此之外，當時的人也對埃及的木乃伊非常痴迷，他們深信把木乃伊當成藥材作為處方可以治百病。[43]也因為如此，埃及考古挖掘行動逐漸地大肆展開，各方人馬競相奪取古文物和木乃伊，不少神廟、墓穴和古蹟遭到嚴重破壞。歐洲人對埃及的興趣雖然濃厚，但對於古埃及文明的研究進展仍然十分緩慢。

二、拿破崙與埃及學的發展

在提到埃及學在歐洲的發展之前，必須先提到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18 世紀末，法國力爭於結束英國對印度的統治，1798 年拿破崙與其考察軍隊侵入埃及，把埃及佔為己有，並將其作為侵襲印度的基地。這個團隊由一批知識分子組成，負責考察埃及，把這個神祕國家的資訊帶回歐洲。拿破崙的軍事和政治戰役雖以慘敗收場，卻為埃及歷史的研究帶來一個偉大的開端。這個由 167 人組成的研究團隊，即是之後「埃及研究所」（Institut d'Égypte）的先驅。拿破崙離開之後，他們在埃及各地工作 3 年，將埃及的風土人情、動植物，以及神廟、金字塔、雕塑、墳墓等重要的古代遺址都用繪圖的方法記載下來，

43 17 世紀的英國哲學家、作家布朗公爵（Sir Thomas Browne, 1605-1682）曾道：「木乃伊變成商品，埃及治癒傷口，法老王被當成藥膏販售。」由此可見，在當時用木乃伊治病實為風潮。見 Chris Elliot, "Banages, Bitumen, Bodies and Busness - Egyptian mummies as raw materials," *Aegyptiac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Reception of Ancient Egypt* 1 (2017, Heidelberg), pp. 26-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於 1809-1822 年出版成名著《埃及圖述》（*Déscription de l'Égypte*），全套 32 冊，3000 多幅圖畫。這部著作可說是奠定埃及學的基礎。[44]

（一）象形文字的解讀

好幾個世紀的歐洲人以為象形文字是一種象徵的符號文，每個符號代表個別的意思，但由於他們的思考方向錯誤，一直未能解讀成功。其實象形文字的圖象既可表音也可表意，這個想法一直到 19 世紀初才有重大轉折。

拿破崙的埃及之行另一個重要的收穫，是 1799 年在尼羅河出口處羅塞塔城附近，建設軍事要塞時發現的一塊黑色玄武岩，後人稱之為〈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此塊石碑一面打磨拋光，分成三個區域，每個區域呈現的文體分別是：聖書體（俗稱的象形文字）、世俗體和希臘文體。法國工程師軍官布夏德（Pierre François-Xavier Bouchard, 1771-1822）認為這 3 種文體的內容應該是一樣的，也許正是解開象形文字的一把鑰匙，別具重要性。[45] 1801 年，拿破崙在埃及的軍事冒險被英國人終結，隨著戰敗條約，〈羅塞塔石碑〉和其他出土物品一同被引渡至英國。1802 年底，石碑運抵倫敦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之後，才逐漸廣為人知。希臘版本的文字很快被解讀：內容主要記錄來自孟菲斯祭司們西元前 196 年為國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 Ephiphanes, 210-181 BC, r. 205-180 BC）第九次加冕典禮列出的獻禮，包括統治者證明他對國家和祭司們的善事、義舉、減稅和捐贈的清單。

此項詔令必須在每個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神廟以尖硬的石碑用聖書體（神聖的）、世俗體（平民的）和希臘文字書寫，並立於國王圖

44 第一次印刷是 1809-1818 年間由皇家出版，第二次是 1821-1826 年間由潘克庫可出版社（Panckoucke）出版。「埃及研究所」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的暴動中遭人縱火，許多珍貴資料及文獻付之一炬。

45 John Ray, *The Rosetta Stone and the Rebirth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7 / 2008), p. 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像旁，以示詔曰。雖然人們從希臘文的版本瞭解內容，但對於解讀其他文體依舊是問題。第一位正式進行解讀的研究者是瑞典的古代近東學者歐克博德（Johan David Åkerbald, 1763-1819），他在巴黎從事科普特文學研究。歐克博德把世俗體和科普特體的相同字並排，辨別出其中單一文字，但他誤以為世俗體文字僅使用字母，以致研究沒有更多進展。以發現光的波動性質而聞名於世的英國醫生、物理學家楊，[46] 1814 年對解讀象形文字產生興趣，他本身頗具語言天分，熟悉印歐語系。他首先嘗試自世俗體文字下手，但馬上轉換到聖書體，進行 4 年的研究。他得到一個重要的結果：象形文字是一種使用音符和意符的混合系統，並且提出了 204 字的詞彙，他已完全解讀其中四分之一。他認為在卡圖許（cartouche, 長橢圓狀的環，俗稱王名圈）出現的古埃及文字是國王的名字，只有國王的名字才用王名圈圍起來，他並以此解讀一篇從卡納克神廟（Karnak Temple）銘文的抄印本裡王后貝勒尼基一世（Berenice I, 340-279/268 BC）和她的丈夫托勒密一世的名字。楊的研究成果於 1819 年發表在《大英百科全書》的補充卷中，對於解開象形文字的目標邁進一大步，但是他還是不甚了解埃及語語法的構造。[47]

一直到天才型法國學者商博良的出現，象形文字的解讀才有突破性的發展。他年輕時就會 9 種語言：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阿拉伯文和其他閃米（Semitic）語系的語言；以 16 歲之齡就讀巴黎大學，主修古代近東語言，學習科普特語，立志要解開象形文字。1821 年商博良成為格勒諾博大學（Université Grenoble Alpes）歷史學的教授。他起初解讀時也以為象形文字是象徵符號的語言，不是音符，後來受到楊的理論啟發，開始建立象形文字的字母，發現象形文字確實是一種音符和意符混合的系統。

> 象形文字書寫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一種文字同時有比喻意像的、有象徵的和音意的，在單一或是同一篇文章裡，或是單一或是同一句

46 Ray, *The Rosetta Stone and the Rebirth of Ancient Egypt*, pp. 38-55.

47 Ray, *The Rosetta Stone and the Rebirth of Ancient Egypt*, p. 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話，甚至我可以說，幾乎是單一或是同一個字。[48]

他從國王名字中找出托勒密和克麗歐帕特（Cleopatra, 51-30 BC; 即埃及艷后）的名字，並找出 l, e, o, p, t, a 的字母。[49] 1822 年他發現解讀象形文字的鑰匙，並以〈給達西先生關於語音性象形文字的字母表的信件〉（Lettre à Monsieur Dacier relative à l'alphabet des hiéroglyphes phonétiques）一文，使其研究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和學術界聲名大噪，「埃及學」的研究亦於當年誕生。但他在法蘭西學院教導不到一年的時間，即於 1832 年 3 月 4 日內出血之後中風，以 41 歲之齡英年早逝。[50]

商博良成功解讀象形文字之後，現代的埃及學學者知道象形文字基本上是由拼音構成，有些圖像可以代表聲音，有些代表意思（英文稱之為 determinatives）。例如房子圖案  的發音是 *pr*，若只有單一符號出現，就是房子的意思；也可以代表聲音出現 pr，如  *prj*，有「出走、出遊」之意，或者它也可以在一個單字的後面  *ḥnw*「宮殿」，代表這個單字與建築物有關。象形文字的書寫方向多變，可由右往左、由左往右，或由上往下。古埃及還有僧侶體、世俗體（即〈羅塞塔石碑〉的三種文字之一）及科普特體。僧侶體是快速書寫象形文字的字體，希臘人稱之為 Hieratic（ιερατικά γράμματα），意為祭司的文字；而世俗體則為僧侶體的簡化，擁有自己一套的語法，為晚期時代一般人所用的書寫文字，希臘人稱之為 Demotic（δημοτικά γράμματα），意為普遍的文字。

48 Ray, *The Rosetta Stone and the Rebirth of Ancient Egypt*, p. 72: "Hieroglyphic writing is a complex system, a script at the same time figurative, symbolic and phonetic, in one and the same text, in one and the same sentence, and, if I may pit it, almost in one and the same word."

49 Ray, *The Rosetta Stone and the Rebirth of Ancient Egypt*, p. 66.

50 Ray, *The Rosetta Stone and the Rebirth of Ancient Egypt*, p. 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埃及學的成立

象形文字解讀成功之後，歐洲掀起一股埃及學的熱潮，法國和德國即先後成立埃及學專業的學科，研究象形文字，進而鑽研古埃及的歷史，文獻的搜集和論文書籍的出版也越見豐富。[51]

德國在古埃及語言的研究可謂是先驅，首先在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的支持下，萊普士（Karl Richard Lepsius, 1810-1884）[52]等人組織考察隊，1842 到 1845 年間在埃及到今日的蘇丹一帶進行考察，包括用畫紙拓印石碑及神廟上的文字，並鉅細靡遺地描繪出當時埃及和蘇丹的景像。接著從 1849 到 1859 年，萊普士把考察紀錄出版成名為《埃及與衣索比亞的遺跡》（*Denkmäler aus Ägypten und Äthiopien*）的 12 本巨作；[53]他也在埃及拓印許多神廟、墓室或石碑上的銘文，透過這些拓印本，古埃及的文獻得以完整呈現。萊普士回到柏林，一方面任職於皇家普魯士學術協會（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繼續整理他從埃及帶回的資料，另一方面在腓特烈．威廉大學（Friedrich-William Universität），也就是現今的柏林鴻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擔任教授，為德國第一位埃及學教授。

---

51 埃及學學家荷農（Erik Hornung）的《埃及學入門導論》，提供初步的埃及學知識，例如埃及學發展、古埃及文字和語言、文學、宗教、政府結構、歷史和藝術等。該書再版多次，內容無太多更新，對初入埃及學的學生是非常好的工具書。Erik Hornung, *Einführung in die Ägyptologie*, 7th ed.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0).

52 Verena M. Lepper and Ingelore Hafemann, *Karl Richard Lepsius: der Begründer der deutschen Ägyptologie* (Berlin: Kadmos, 2012).

53 萊普士的著作皆已電子化，可在下列網頁查閱：Carl Richard Lepsius, “Denkmäler aus Aegypten und Aethiopien,” http://edoc3.bibliothek.uni- halle.de/lepsius/ (accessed September 7, 2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詞典

雖然商博良在解讀象形文字之後出版了一本古埃及字典，[54]但還不甚完全。皇家普魯士學術協會另一個重大貢獻，則是針對古埃及語言所編輯的《古埃及語詞典》（*Wörterbuch der ägyptischen Sprache*, 簡稱 Wb）。[55] 1897 年，在當時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的支持下，皇家普魯士學術協會成立柏林學院（Berline Schule），執行編輯古埃及語詞典的研究計畫。該院院長艾爾曼（Jean Pierre Adolphe [Adolf] Erman, 1854-1937）[56]是萊普士第一位入門弟子，也在 1884 年萊普士退休後，接任其腓特烈・威廉大學的教授職位。柏林學院培養出一群優秀的埃及學學者，例如：瑞士籍學者納威勒（Édouard Naville, 1844-1926）、[57]美國籍學者白斯泰德（James H. Breasted, 1865-1935）[58]和英國籍學者葛丁納（Sir Alan H. Gardiner, 1879-1963）[59]等。除此之外，以艾爾曼為首，與其學生葛伯（Hermann Grapow, 1885-1967）、[60]捷特（Kurt Heinrich Sethe, 1869-1934）[61]及其他學者利用埃及文獻中的字句，編輯 5 冊由字母排列的詞典（約有 16,000 多個字），後續分別出版每個字的例證。這批將近 5 萬多份手寫稿和編輯文目前保存在柏林布蘭登堡

54 Jean F. Champollion, *Dictionaire égyptien en écriture hiéroglyphique* (Paris: Firmin Didot Frères, 1841).

55 Adolf Erman, and Hermann Grapow, eds., *Wörterbuch der ägyptischen Sprache*, vol. 1-4 (Berlin: Akademie-Verlag, 1296-1961).

56 Morris L. Bierbrier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4th ed. (London: The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2012), pp. 180-181; Thomas L. Gertzen, *École de Berlin und* „Goldenes Zeitalter“ *(1882-1914) der Ägyptologie als Wissenschaft* (Berlin: De Gruyter, 2013), pp. 93-132.

57 Bierbrier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pp. 398-400.

58 Bierbrier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pp. 78-79.

59 Bierbrier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pp. 205-207.

60 Bierbrier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p. 221.

61 Bierbrier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pp. 502-503; Gertzen, *École de Berlin*, pp. 153-1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術協會（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檔案資料室。直到今日，這部《古埃及語詞典》仍是研讀埃及文獻、查詢埃及字彙的重要工具書。柏林布蘭登堡協會也從 1992 年開始，在德國科學基金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的贊助下，將艾爾曼等人的手寫稿全數製成線上電子檔。近期則建置《古埃及語言和詞典》（*Thesaurus Linguae Aegyptiae*）的線上詞典版本，[62]直接提供一般大眾查詢。此外，還有哈寧（Rainer Hannig）[63]和福克納（Raymond O. Faulkner, 1894-1982）[64]較簡短版的詞典，適合初學者使用。

2. 文法書

隨著古埃及語言研究的重大進展，關於古埃及各方面的知識也越來越豐富。除了巴吉出版象形文字簡介，[65]近代出版物首推葛丁納的《埃及語語法》（*Egyptian Grammar*），[66]此本文法書由簡入深，直到現在仍被視為學習埃及語的入門書。重要的是葛丁納把象形文字符號分類之後，給予不同編號，它不只包含一般基本符號，還衍生相似類型的符號，及由僧侶體轉變而來的符號。後來埃及學學者把這些分類稱做「葛丁納符號表」（Gardiner's Sign List）。再者，英語世界較著名的文法書，是亞倫（James P. Allen）所著《中埃及語》（*Middle Egyptian*），[67]算是葛丁納版的簡易版，大多作為美國大學埃及系教學教材。法語版的古埃及語

62 *Thesaurus Linguae Aegyptiae*, http://aaew.bbaw.de/tla/index.html (accessed September 7, 2017).

63 Rainer Hannig, *Die Sprache der Pharaonen: Großes Handwörterbuch Ägyptisch-Deutsch (2800-950 v. Chr.)* (Mainz am Rhein: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95).

64 Raymond 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2).

65 Budge, *Egyptian Language*, p. 15.

66 Alan H. Gardiner, *Egyptian Grammar: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eroglyphs*, 3rd ed.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1957).

67 James P. Allen, *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文法書，比較著名的有廣德特（Pierre Grandet）和瑪提耶（Bernad Mathieu）所著的《象形文字入門課》（*Cours d'Egypien Hiéroglyphique*）、[68]古葛耶米（Jean-Pierre Guglielmi）的《埃及象形文字》（*L'égyptien hiéroglyphique*）、[69]奧伯宗梅（Claude Obsomer）的《中埃及語文法練習》（*Grammaire Pratique du Moyen Egyptien*）[70]等。德語版的古埃及語文法書以葛非（Erhart Graefe）[71]和申克爾（Wolfgang Schenkel）[72]的著作為主。值得一提的是，申克爾的文法書從 1990 年出版之後多次再版，他將現代語言學的觀點帶入古埃及語之中，把兩者理論完美的結合。此外，由於該書的象形文字拉丁化轉譯系統不同於以往，在德語系的埃及學專業中，透過拉丁化轉譯的方式，通常都可以知道其師從何處。（見表一）

表一　傳統及申克爾拉丁化轉譯系統比較

象形文字符號	傳統	申克爾
	s	z
	ś	s
	q	ḳ
	ṯ	č
	d	ṭ
	ḏ	č̣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68 Pierre Grandet and Bernad Mathieu, *Cours d'Egypien Hiéroglyphique*, 2nd ed. (Paris: khéops, 2011).

69 Jean-Pierre Guglielmi, *L'égyptien hiéroglyphique* (Chennevières-sur Marne: Assimil, 2010).

70 Claude Obsomer, *Grammaire Pratique du Moyen Egyptien* (Bruxelles: Safran, 2009).

71 Erhard Graefe, *Mittelägyptische Grammatik für Anfänger*, 6th ed.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1).

72 Wolfgang Schenkel, *Einführung in die altägypt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0); 之後書名改為 *Tübinger Einführung in die klassisch-ägyptische Sprache und Schrift*, 6th ed. (Tübingen: Schenkel, 201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3. 百科全書

從 1960 年開始，黑爾克（Wolfgang Helck, 1914-1993）[73]和奧圖（Eberhard Otto, 1913-1974）[74]合力廣邀約 300 多位埃及學學者，針對埃及學名詞、用語、地點等進行考訂、編輯百科詞典。1974 年奧圖過世後，威森道夫（Wolfhart Westendorf）接續他的編輯工作，從 1975 到 1992 年陸續集結 3,000 多篇文章，出版成 6 冊的《埃及學百科詞典》（*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簡稱為 LÄ）。[75]其中多數文章以德文書寫，其次是英文，少數以法語書寫。雷德佛特（Donald B. Redford）則從 2001 年再度召集不同領域的埃及學專家，特別針對古埃及藝術、建築、宗教、語言、文學、貿易、政治和日常生活等領域撰寫了 600 多篇文章，範圍包括整個古埃及年代，出版成 3 冊的《牛津古埃及百科全書》（*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76]全部以英語書寫，非常適合初入埃及學系的學生。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近年開始推廣線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埃及學百科全書》（*UCLA-Encyclopedia of Egyptology*），[77]由不同專家針對埃及學的專有名詞撰寫相關文章。

4. 文獻整理及翻譯出版

若是由古埃及的年代順序劃分，捷特是第一位將古埃及原文文獻用手稿式方式出版的人。他在與其師艾爾曼和葛伯編輯《古埃及語詞典》的同時，也整理萊普士從埃及帶回來的象形文字拓印本。他首先出版宗

73 Bierbrier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pp. 251-252.

74 Bierbrier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pp. 411-412.

75 Wolfgang Helck, Eberhard Otto, and Wolfhart Westendorf, eds.,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vol. 1-7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5-1992).

76 Donal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1-3 (Oxford: Oxford Press, 2001-2002). Online version: *Oxford Reference*,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acref/9780195102345.001.0001/acref-9780195102345 (accessed September 8, 2017).

77 *UCLA Encyclopedia of Egyptology*, https://escholarship.org/uc/nelc_uee (accessed November 22, 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文獻《金字塔銘文》（*Pyramidentexte*），[78]其次是歷史性文獻，將古王國到希臘羅馬時代的銘文出版成 8 卷的《古代埃及文獻》（*Urkunden des aegyptischen Altertums*）。[79]此系列尤以第四卷最為重要，分為 22 小冊，涵蓋第十八王朝最重要的國王銘文和私人傳記，為埃及學領域最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爾後，捷特、布魯門塔（Elke Blumenthal）、黑爾克等學者將《古代埃及文獻》第四卷的所有銘文翻譯成德文，並給予重要註釋。英國利物浦大學的奇群（Kenneth A. Kitchen）致力研究拉美西斯時期（Ramesside Period, 1292-1077 BC）的銘文，他自 1975 年陸續出版銘文的手寫稿，是為 7 冊的《拉美西斯銘文》（*Ramesside Inscriptions*），第 8 冊為索引目錄。[80]最新的第九冊則是由羅伯森（Joshua A. Roberson）編撰，內容大多是拉美西斯時期德爾麥迪那工人村（Deir el Medina）的資料。[81]奇群接著出版文本相關翻譯至第 6 冊，[82]並出版註釋和解析到第

78 Kurt Sethe, *Die Altaegyptischen Pyramidentexte nach den Papierabdrücken und Photographen des Berliner Museums*, vol. 1-2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08-1910).

79 *Urkunden des aegyptischen Altertums* (埃及學書目簡寫為 Urk.): Urk. I: Kurt Sethe, *Urkunden des Alten Reichs* (Leipzig: J.C.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32-1933); Urk. II: Kurt Sethe, *Hieroglyphische Urkunden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Zeit*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04-1916); Urk. III: Heinrich Schäfer, *Urkunden der älteren Äthiopenkönige*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05); Urk. IV: Kurt Sethe and Wolfgang Helck,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Urkunden* (Leipzig / Berlin: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 Akademie Verlag, 1906-1958); Urk. V: Hermann Grapow, *Religiöse Urkunden*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15-1917); Urk. VI: Siegfried Schott, *Urkunden mythologischen Inhalts*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29); Urk. VII: Kurt Sethe,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Urkunden des Mittleren Reiches*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35); Urk. VIII: Otto Firchow, *Thebanische Tempelinschriften aus griechisch-römischer Zeit*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57).

80 Kenneth 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1-8 (Oxford: B. H. Blackwell Ltd., 1975-1990), 埃及學書目簡寫為 KRI。

81 Joshua A. Roberso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9 (Wallasey: Abercromby, 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冊。[83]晚期時代的銘文主要是由翻譯文開始：1994 年，艾德（Tormod Eide）等人收集西元前 8 世紀到西元後 6 世紀中葉的銘文，並將其給予拉丁轉譯和翻譯，一共出版了 4 冊的《努比亞歷史來源》（*Fontes Historiae Nubiorum*）。[84]現階段晚期時代的聖書體銘文，則是透過德國科學基金會的贊助，由柏林自由大學的楊詹・威克（Karl Jansen-Winkeln）出版的書籍為主，2014 年出版到第 4 冊，內容目前涵蓋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六王朝。[85]

系統性的翻譯埃及文獻，首推白斯泰德翻譯的一套 5 集《埃及的古老紀錄》（*Ancient Records of Egypt*），[86] 1906-1907 年間由芝加哥大學出版，內容涵蓋古埃及早朝時期（Early dynastic Period, 2900-2544 BC）到第二十六王朝的銘文翻譯。此翻譯集在 20 世紀曾是埃及學的重要書目，現代由於古埃及語言的研究更加完善以及大量的文獻出土，相較之下，他的翻譯已不甚完整，缺誤也多，目前較常作為參考用途。文學作品的翻譯集主要為利希海姆（Miriam Lichtheim, 1914-2004）的《古埃及文學》（*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87]一套 3 集，囊括古王國、中王國、新王

82 Kenneth 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 1-6 (Oxford: Blackwell, 1993-2012), 埃及學書目簡寫為 RITA。

83 Kenneth 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Notes and Comments*, vol. 1-2 (Oxford: Blackwell, 1993-1999); Benedict G. Davies, *Ramesside Inscriptions: Notes and Comments*, vol. 3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埃及學書目簡寫為 RITANC。

84 Tormod Eide et al. eds., *Fontes Historiae Nubiorum.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Nile Region between the Eighth Century BC and the Sixth Century AD*, vol. 1-4 (Bergen: Klassisk Institutt, Universitetet i Bergen, 1994-2000), 埃及學書目簡寫為 FHN。

85 Karl Jansen-Winkeln, *Inschriften der Spätzeit.* Teil I: Die 21. Dynastie; Teil II: Die 22.-24. Dynastie; Teil III: Die 25. Dynastie; Teil IV: Die 26. Dynasti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7-2014), 埃及學書目簡寫為 IdS。

86 James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collected,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commentary, vol. 1-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1907).

87 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1-3,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和晚期時代的作品。帕金森（Richard B. Parkinson）、[88]奎克（Stephen G. Quirke）、[89]辛普森(William K. Simpson）[90]和維努斯(Pascal Vernus）[91]等人也翻譯古埃及文學作品，出版成書。宗教類的文獻則有福克納的《古埃及金字塔銘文》（*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92]《古埃及棺材文》（*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93]和荷農（Erik Hornung）的《埃及人的死者之書》（*Das Totenbuch der Ägypter*）[94]、《埃及人的來世之書》（*Die Unterweltsbücher der Ägypter*）[95]。醫書類的文獻則是以葛伯為主的學者群編譯的《古埃及人的醫學概要》（*Grudriss der Medizin der alten Ägypter*）系列為代表。[96]此外，前述柏林布蘭登堡協會經由德國科學基金會贊助建置的線上《古埃及語言和詞典》，[97]除了可以查閱古埃及的字彙，該協會也與各研究單位合作，陸續將古埃及文獻的拉丁轉譯、翻譯和字彙解析線上化，文獻年代涵蓋古王國時期到希臘羅馬時期，類型有文學、宗教文、銘文、醫學文、檔案文件等，翻譯語言有德

California Press, 2006), 埃及學書目簡寫為 AEL。

88 Richard B. Parkinson, *Voices from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Middle Kingdom Writing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1).

89 Stephen G. Quirke, *Egyptian Literature 1800 BC: Questions and Readings* (London: Golden House Publications, 2004).

90 William K. Simpso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Stelae, Autobiographies and Poetry*, 3r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91 Pascal Vernus, *Sagesses de l'Égypte pharaonique* (Paris: Impr. Nationale, 2001).

92 Raymond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93 Raymond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3 (Warminster: Aris & Pillips Ltd., 1973-1980).

94 Erik Hornung, *Das Totenbuch der Ägypter* (Düsseldorf / Zürich: Artemis & Winkler, 1997).

95 Erik Hornung, *Die Unterweltsbücher der Ägypter* (Düsseldorf / Zürich: Artemis & Winkler, 1992).

96 Hermann Grapow et al., *Grundriss der Medizin der alten Ägypter*, vol. 1-8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4-1962).

97 *Thesaurus Linguae Aegyptiae*, http://aaew.bbaw.de/tla/servlet/OTTree?u=guest&f=0&l=0&oc=1&db=0 (accessed August 9, 2018).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語、英文和法語。

5. 考古發掘

在埃及學中，除了古埃及語言和文獻解讀持續進行之外，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如火如荼的展開。首先較有名的是英國皮特里公爵（Sir William M. Flinders Petrie, 1853-1942），[98]後人對其評價褒貶不一，他的貢獻在於終身致力於考古工作，足跡遍佈埃及、巴勒斯坦等地，被尊稱為「考古學之父」；但是在考古發掘的過程中，也破壞了無數的建築物和古蹟，有些地方被發掘後卻無發表書目，只有報告資料。皮特里 1884 年從塔尼斯（Tanis）的發掘後，開始發表一系列相關的墓穴結構，他關於那卡達（Naqada）和阿拜多斯（Abydos）的發表，與奎貝爾（James E. Quibell, 1867-1935）[99]在赫拉孔波里斯（Hierakonpolis）發現的物品聯結，成為 19 世紀以來重建古埃及史前時代歷史的重要依據。法國考古學家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 1821-1881）[100]為當時古文物管理機構（Service des Antiquités）的負責人，他任內在尼羅河進行不少田野考古工作，發掘大量古物；接任的馬斯佩羅（Gaston C. C. Maspero, 1846-1916），[101] 1881 年設立考古工作的組織會，呼籲保護出土文物的重要性，包括保持國王木乃伊的完整。

20 世紀在埃及的考古發掘，最廣為人知的是英國考古學家卡特（Howard Carter, 1874-1939）[102]在底比斯（Thebes, 即今路克索〔Luxor〕）的國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發掘出圖唐卡門的墓（Tutankhamun, ?-1324 BC, 墓室編號 KV 62）。這座墓室是有史以來唯一沒有被盜竊過的墓，

98 Margaret S. Drower, *Flinders Petrie. A Life in Archaeology*, 2nd ed.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99 Bierbrier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pp. 450-451.

100 Bierbrier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pp. 355-357.

101 Bierbrier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pp. 359-361.

102 Nicholas Reeves and John H. Taylor, *Howard Carter before Tutankhamun*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為難得，因而轟動一時；再者，此墓室雖然才 4 個房間，卻出土了超過 5000 份的陪葬品，最有名的是圖唐卡門的人形棺木和戴著黃金面具的木乃伊。[103]而如今，不少國家組成考古隊在埃及進行考古工作或研究計畫，範圍遍布尼羅河三角洲到南邊的亞斯旺，蘇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境內也不斷有新發現。[104]考古工作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與埃及歷史的研究相輔相成，藉由發掘出土物品，考古學家和埃及學家得以重建埃及的歷史。

三、古埃及的歷史文獻

如同前述，古埃及人沒有特定的史官記錄當代國王的事跡，或特別撰寫前朝國王的作為。後人要如何重建古埃及的歷史？隨著象形文字的解讀和埃及學的成立，埃及學專家發現有一類特別的文獻內容會提到當代國王的事跡，如國王銘文和私人傳記，文學性的文章則會記錄或預言過去及未來國王的事跡。根據這些文獻重建歷史最大的問題，在於其內容的真實性。若這些文章的目的主要是表現國王的意識形態，真實性即令人質疑。為了維繫國王正面形象，文中不可能有任何負面訊息，例如戰敗、暗殺、失敗的建築雕像等。因此，文獻的真實性和虛擬性著實提高埃及學學者重建歷史的困難度，這是埃及學的重要課題，仍需進一步探討。以下部分，研究重點將會針對國王銘文、私人傳記和文學性的文章所提供的歷史事件舉例介紹，以及探討他們如何反映古埃及的歷史。

103 徐詩薇，〈法老王的「威脅格式」——法老王的詛咒〉，《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2 期（2014 年 12 月，臺北），頁 192-193。

104 最新在埃及和蘇丹各國考古隊和研究計畫，可參考 Paula Veiga 學術網頁：https://www.academia.edu/38662684/Updated_list_of_current_working_missions_in_Egypt_and_Sudan (accessed June 4, 2019).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國王銘文

國王銘文字面意思可解釋為與國王有關的文章，但不是所有提到國王的文章都可被稱為國王銘文，例如一些文學性的文章中，國王只是配角或故事背景是發生在他的年代。國王銘文必須具有以下特徵：[105]

- 國王是文中核心人物。
- 記載國王名字、頭銜、名諱及在位時間。
- 主要內容為國王的豐功偉業，尤其是特別的事跡。
- 大部分被刻寫在石碑、石頭、神廟的牆、方尖碑和雕像等耐久材質上。
- 主要作用是傳播王室的新聞、事跡和其間接影響力，為王室（最主要是國王本身）作宣傳，國王的意識形態也以此展現。

從古王國至新王國時期，銘文類型不盡相同，共有下列 5 種：

- 王名獻詞（King's label, 德文 *Königsvermerke*）[106]：為簡短、公式化的短文，記載國王名字和頭銜，註明國王為某件祭祀品或建築物的捐贈者或貢獻者，每個時代都可見此類型的文章。
- 國王年鑑（King's annals）：以短文記錄國王每年主要的紀事，早朝時期就有少許年鑑被記載在骨頭或象牙板上，[107]古王國時期的〈巴勒摩石碑〉（The Palermo Stone, 簡稱 PS）[108]可作為

105 Shih-Wei Hsu, *Beiträge zur Entwicklung der Königsinschriften* (Magi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2006), pp. 2-3; Shih-Wei Hsu,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Egyptian Royal Inscriptions,"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98 (2012, London), p. 269; 徐詩薇，〈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國王銘文的「形象表達」〉，《語文與國際研究期刊》第 10 期（2013 年 12 月，高雄），頁 105-122。

106 Karl Jansen-Winkeln, "Vermerke: zum Verständnis kurzer und formelhafter Inschriften auf ägyptischen Denkmälern,"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Abteilung Kairo* 46 (1990, Wiesbaden), pp. 127-156.

107 Jochem Kahl, *Vergraben, verkannt und vergessen: Funde aus dem "Menengrab"* (Münster: in Selbstverlag, 2001), p. 12.

108 Shih-Wei Hsu, "The Palermo Stone: the earliest royal inscription from ancient Egypt,"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37, no. 1 (2010, Berlin), pp. 68-89.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年鑑最佳範例。

- 國王詔令（King's decrees）：古王國時期就已出現，內容主要是官方行政檔案，句子通常都以動詞 *wḏ* 起頭，從第一中間期（2100-1900 BC）開始式微。
- 國王敘事文（King's novels, 德文 *Königsnovelle*）[109]：包含歷史內容的文學性文章，有宣傳皇室的功能。
- 國王讚頌文（King's self-praises）：國王作為第一人稱，對群眾讚揚其個人作為。

這些國王銘文是重建古埃及歷史最重要的來源，如果以真實性的多寡來論，那麼王名獻詞和國王年鑑絕對是首要被研究的文獻。除了上述這些廣義的種類，另外還有一些狹義的類型，例如國王名冊（King's list）和國王（軍事）日誌（Royal [military] reports）。下列將各取其一二敘述：

1. 國王名冊

國王名冊是一種簡短的年鑑，國王名字按照年代順序排列，其後則有統治時間，若是期間有空白之處，也需註明。格式如下：（1）*nswt-bjtj*「上下埃及王」之頭銜、（2）王名圈、（3）年月日。[110]這種寫法可追溯回曼涅托的《埃及歷史》，他所記載的國王名冊是從前朝時期（Predynastic Period; 4000-2900 BC）到拉美西斯時代。從第一王朝開始，每個國王有名字、大約的統治年數，及其家庭關係；國王名都是以希臘文命名，之後有 A 和 E 的簡寫，代表阿弗肯魯斯（Africanus）和優則比烏斯（Eusebius）修復的意見。曼涅托的國王名冊參考資料可能是來自

109 關於國王敘事文的最新研究，請參考 Anthony Spalinger, "Königsnovelle and Performance," in *Times, Signs and Pyramids. Studies in Honour of Miroslav Vern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 Vivienne G. Callender et al.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2011), pp. 351-374.

110 Donald D. Redford, *Pharaonic King-lists, Annals and Day-book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gyptian Sense of History* (Mississauga: Benben, 1986), p. 1.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下列幾個源頭：[111]

（1）阿拜多斯塞提一世（Sety I, 1290-1279 BC）神廟的國王名冊：位於神廟右側走廊兩側的牆上，上面有三排、各 38 個王名圈，只有 76 個王名可以辨讀。包括古王國時期以及第七和第八王朝的王名，是這個王名冊有價值的地方，因為其他名冊都沒有寫出第一中間期的國王。不過，這裡的王名刪除一些不被承認為國王者，例如：西克索時代的國王、第十八王朝的哈謝普蘇（Hatshepsut, 1479-1458 BC），以及阿瑪納時期的易肯納頓（Akhenaton, 1353-1336 BC）、史門卡雷（Smenkhkare, 1336-1334 BC）、圖唐卡門和艾伊（Ay, 1323-1320 BC）。

（2）底比斯卡納克神廟的國王名冊：在卡納克神廟裡的圖特穆斯三世慶典殿的東南角石牆上，共有 61 個王名，從古王國第四王朝的史諾夫魯（Snofru, 2543-2510^{+25}）開始，但並不完整且毀損嚴重，僅能辨識其中 39 個。其價值在於保有少許第一中間期和第二中間期的王名。

（3）沙卡拉（Saqqara）石盤的國王名冊：此名冊在拉美西斯時代的一個私人墓室中被發現，現在存放於開羅埃及博物館（Cairo Egyptian Museum）。石盤上總計有 58 個王名，從第一王朝的卡阿（Qa'a, 2755-2732^{+25} BC）到第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 1279-1213 BC）。第二中間期的西克索時期和阿瑪納時期的國王則不在其中。

（4）杜林紙草（Turin Canon）的國王名冊：大約是第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的作品，王名以僧侶體書寫，名單頭尾已殘缺，王名只到第十九王朝。這份名冊可視為國王名冊的代表，除了國王的名字，還有詳細的統治年代，甚至註明年月日，若國王來自同一個家族，還附有簡單的家族表。西克索的國王名字也被收錄在名冊中，但無王名圈，而是以  *ḥq3 ḫ3swt* 註明為外國統治者。

（5）〈巴勒摩石碑〉：是黑色玄武岩，主要的一塊高約 43.5cm、25cm 寬、6.5cm 厚，其他殘片則是大小不等，因存放在義大利巴勒摩島

111 Waddell, *Manetho*, pp. 2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的薩利納斯考古博物館（Museo Archeologico Reginale Antonino Salinas）而得名，殘片分別保存在開羅埃及博物館和英國倫敦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Petrie Museum of Egyptian Archaeology）。〈巴勒摩石碑〉是最早的一種國王銘文——國王年鑑。[112]它被製造的年代大約是第五王朝的晚期（ca. 2350 BC），正面有 6 排銘文，最上一排是王名，有 9 個前朝時期下埃及國王名字（國王全都戴著紅皇冠），專家推測，若是這個國王名冊沒有損壞，應該有 120 個王名。[113]這些仍存在的王名並沒有任何同時代考古出土的證據輔證，所以有些埃及學學者認為它們可能是神話中的統治者，經由口述的方式被流傳下來；其他損毀的王名有可能也包含了上埃及國王，但如今已不可考，推測他們是上下埃及尚未統一時的各方首領。第二到第五排是第一王朝到第三王朝的國王資訊，第六排是第四王朝的國王資訊。背面有 5 排銘文，是第四王朝到第五王朝的國王資訊，詳見後述。

以上的國王名冊，是曼涅托編寫《埃及歷史》時，作為根據的資源。除此之外，古埃及文獻中還有一些其他的國王名冊，例如：（1）在阿拜多斯墓區出土的二個第一王朝的滾筒印章，其中一個上面有納米爾（Narmer, 2900-?$^{+25}$ BC）到登（Den, 2814-2772^{+25} BC）的王名，另一個則是由納米爾到卡阿。（2）吉薩出土的第五王朝書寫板，由松雪石膏製成，原長已經無從得知。根據修復的工作，可知名單原本有「五章」，仍然可讀的是第三章，由 43 列的銘文組成，前 4 列的名單是第二王朝到第五王朝的 6 個國王名冊。每列最下方都有一個「瑪特」神（Ma^{c}at）代表的象形文字，意指「有著正當性、為自己辯解的」（justified），這是典型附在往生者名字之後的符號（此處即指過世的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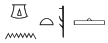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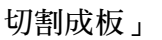
112 Hsu, “The Palermo Stone,” pp. 68-69.

113 Breasted, *Anic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1, p. 52.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2. 國王年鑑

古埃及語沒有「歷史」這個字，卻有「年鑑」（埃及語：*gwnt*）這個字。大部分的古典學家，例如希羅多德、赫卡塔埃烏斯把這個字翻譯成「紀錄」，希瑟魯斯則是譯為「埃及紀錄和名單」，約瑟夫根據曼涅托的資訊譯成「神聖的書寫板」。[114]

 *gnt* 單數最早出現在《金字塔銘文》裡，字面意思是「回憶」。[115]它可能是由 *gnw*「木枝、樹枝」借喻而來，字根 *gn/gnj* 的原意為「切割成板」，[116]到了第十八王朝， gnwt 變成複數，開始被使用在國王銘文中，直接被翻譯成「年鑑」。[117]

（1）年鑑最有名的代表是〈巴勒摩石碑〉：前述曾提到，正面第一排王名之下的第二到第六排和反面的 5 排都是年鑑。從第二排開始，每列都以象形文字  *rnpt*「年」隔開，記載國王的名字、統治時間及一些重要的大事件，例如：

> 第二列 *3bd 6 sw 7*「六個月又七天」；
>
> 第三列 *3bd 4 sw 13 sm3 t3wj pḫr ḥ3 jnb*「四個月又十三天，統一上下埃及，繞行城牆」。

有趣的是，他們也記載每年尼羅河的水位，如 *mḥ 6*，表示「手肘長 6 個」（意為 6 個手肘長）。第二列和第三列提供最大的訊息是新舊國王的交替，類似例子也可以在第五排的第七、第八列看到：

> 第七列 *3bd 2 sw 23*「二個月又二十三天」；
>
> 第八列 *ḫ^{c} nswt bjtj sm3 t3wj pḫr ḥ3 jnb*「上下埃及王出現，統一上下埃及，繞行城牆」；
>
> 尼羅河水位 *mḥ 4 šsp ḏb^{c} 2* *2/3*「手肘長四個、手掌長二個、

114 Redford, *Pharaonic King-lists, Annals, and Day-books*, pp. 65-66.

115 Wb V, 173:5.

116 Redford, *Pharaonic King-lists, Annals, and Day-books*, p. 67.

117 Wb V, 17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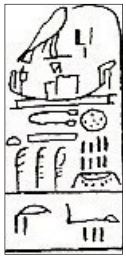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手指長二個又二分之一」。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國王每年較特殊的事件都會被記錄下來，埃及人有時會以國王的大事件來為該年命名，例如：



rnpt sqr jwntjw「打擊外來民族的一年」。[118]



rnpt šmw-Ḥr zp 7 ṯnwt nbw sḫt「荷魯斯的跟隨者，第七次登記黃金和土地的一年」。[119]

雖然〈巴勒摩石碑〉不甚完整，還是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訊息，使得埃及學學者可以重建前朝時期到第五王朝的歷史。

（2）另一個代表是第十二王朝阿曼恩赫特二世（Amenemhet II, 1877-1843 BC）的年鑑文。[120]這部年鑑只記載阿曼恩赫特二世的事跡。由於自中王國開始，埃及語法已然成熟，該文記載比古王國時期詳細，內容也更精確。它的格式如下：年月日、季節、完整的國王名字（荷魯斯名、兩女神名、金荷魯斯名、上下埃及王名和出生名）、頭銜和名

118 PS r. register III. 2. Toby A. H. Wilkinson, *Royal Annals of Ancient Egypt. The Palermo Stone and its associated fragments* (London /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0), p. 106.

119 PS r. register V. 3. Wilkinson, *Royal Annals of Ancient Egypt*, p. 133.

120 Hartwig Altenmüller, *Zwei Annalenfragmente aus dem frühen Mittleren Reich* (Hamburg: Buske, 20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諱。[121]敘事方式不受限制，而是新增更多主題，如戰役、建築、考察、捐贈以及外國使團來訪等。[122]

（3）卡納克神廟裡阿蒙神廟的布巴提斯大門（Bubastite Gate）上面刻劃的王子奧所孔編年文（The Chronicle of Prince Osorkon），[123]記載奧所孔作為阿蒙神的最高祭司，在他父王塔克勒二世（Takeloth II, 845-821 BC）第十一統治年間，出兵平定了底比斯的叛亂，之後從不同的神明獲得不同的好處；第十二統治年間，文中列出不同名人的讚詞，接著詳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從塔克勒二世第十一年和謝尚克三世（Sheshonq III, 841-803 BC）第二十九年間對於神廟的貢獻。

（4）另一則是所謂的世俗體編年文（Demotic Chronicle），[124]內容類似國王名冊，記錄第二十九到第三十王朝的統治者和大事件，第二段則記錄波斯時期到馬其頓攻佔埃及之際。撰寫時間估計是在內克塔內波一世（Nectanebo I, 380-362 BC）到塔歐斯（Taos, 365-360 BC）統治年間。此紀錄是一篇具有「宣傳」功能的神喻文，預言黃金時期將會被不同的政權（意指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和托勒密）破壞，一位埃及本地的英雄將登基成王，再度按照瑪特準則帶領埃及。

3. 國王（軍事）日誌

國王的日誌，嚴格來說應該是軍事日誌，它可以被歸類為年鑑的一種，如果硬要細分，它的內容只跟行軍戰役有關，埃及語稱做 *hrwyt nt mšᶜ*

121 Hartwig Altenmüller and Ahmed Moussa, “Die Inschrift Amenemhets II aus dem Ptah-Tempel von Memphis. Ein vorbericht,”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18 (1991, Hamburg), pp. 28-30.

122 Altenmüller and Moussa, “Die Inschrift Amenemhets II aus dem Ptah-Tempel von Memphis. Ein vorbericht,” pp. 7-9.

123 Ricardo A. Caminos, *The Chronicle of Prince Osorkon* (Roma: Pontificium Institutum Biblicum, 1958); Gerard P. F. Broekman, “The Chronicle of Prince Osorkon and its Historcial Context,” *Journal of Egyptian History* 1, no. 2 (January 2008, Leiden), pp. 209-234.

124 Friedhelm Hoffmann and Joachim F. Quack, *Anthologie der demotischen Literatur*, 2nd ed. (Berlin: Lit, 2018), pp. 244-2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隊日誌」）。[125]軍事日誌的最佳例子是第十八王朝圖特穆斯三世（Thutmose III, 1479-1426 BC）行軍至麥吉多（Meggido）的銘文。圖特穆斯三世在文中首先敘說在神廟中立這塊石碑，是遵守父親阿蒙的命令，向神明報告行軍經過，詳細列出戰利品，並將其帶回埃及。他的軍事日誌有一定的格式：[126]

第二十三個統治年：第一個戰役得到勝利；
在吉薩停留；
在伊汗（Iḥm）接受戰略；
到達阿魯那城（Aruna）；
麥吉多戰役。

第二十四個統治年：他的陛下從瑞切魯（Retenu，即敘利亞、巴勒斯坦一帶）帶回來的物品清單：
mḫ3w 動物皮製臂章 1
...木頭 343
ssnḏm 木頭 50
mrw 木頭 190
njb 木頭 206
qb-nḏm 木頭？
ḫn [木頭]？
……

第二十九個統治年：他的陛下在反叛國薩伊（Zahi）發動戰爭，取得勝利。

第三 十 個統治年：他的陛下在瑞切魯發動第六次戰役勝利。

第三十一個統治年：他的陛下在這一年戰利品的總整理。

第三十三個統治年：他的陛下再次來到瑞切魯。

125 LÄ VI, pp. 151-152.

126 Hermann Grapow, *Zu den Annalen Thutmosis des dritten und zu ihren verwandten historischen Berichten des Neuen Reiches*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49), pp. 8-9.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三十四個統治年：他的陛下再次來到薩伊。
第三十五個統治年：他的陛下在薩伊發動第十次戰役勝利。
……

這些詳細的紀錄，讓我們可以知道圖特穆斯三世每個統治年的事蹟，發動了哪些戰役、戰勝哪些國家、獲得多少戰利品等，確實是還原埃及歷史最好的文獻。

4. 國王敘事文

國王敘事文的定義，至今在埃及學領域中仍具爭議。它的英文是King's novel，但大部分埃及學學者都還是用德文 *Königsnovelle* 對其描述。最先對敘事文展開研究的是荷爾曼（Alfred Hermann, 1904-1967），[127] 他在著作中並沒有特別解釋或定義什麼是「國王敘事文」，僅依據文中主題把不同的文章（他認為是敘事文類型的文章）分類，這些主題有：[128]

- 古老聖地和建築物的翻修
- 將未完成的建築物興建完成
- 重新建築聖地
- 恢復捐贈和祭祀
- 舉行宗教儀式
- 戰役
- 平定叛亂
- 擊退外敵
- 組織考察隊到外國
- 修築井
- 工人及手工業的照顧
- 給後代的疾病治療和禮品

127 Bierbrier,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p. 253.

128 Alfred Hermann, *Die ägyptischen Königsnovellen* (Glückstadt / Hamburg / New York: Verlag J. J. Augustin, 1938), pp. 9-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些被荷爾曼挑揀出來的敘事文，通常都有以下共通點：[129]

- 主題大多是國王被視為「英雄」的特別事跡；
- 被刻寫在公開場合；
- 格式有「報導」的框架；
- 原則上有「宣傳」的功能。

仔細研究這些敘事文，可知 99%都是對國王正面有利的內容，負面事跡不會被記錄。但是，歷史發展不會只有正面的，這些敘事文的真實性，能不能當作重建歷史的來源資料之一，尚存討論空間。古埃及的國王敘事文是有「歷史性」、「文學性」，抑或「虛構性」，實在無法證明。但若是這些敘事文的格式框架是「報導」，則其「歷史性」還是足夠的。英國學者艾爾（Christopher Eyre）曾專文討論「歷史性的文學」具有歷史性、政治性還是文學性？[130]他的結論是：「文章可以被分類成『歷史性』，在他們可以為了現在去形容過去，或是為了後代形容現在的範圍內。也可以被分類成『政治性』，在他們為了現在的行動和態度的範圍內去鼓舞現今狀態。也可以被分類成『文學性』，在他們有精緻的文藝而在能被觀眾欣賞的範圍之內。」[131]這個結論提供一個非常開放性的答案。如何定義國王敘事文，見仁見智，因為古埃及文章不僅只限制在一種框架中，往往涵蓋很多面向，只能靠當時的研究方向和主題來定論；然而文章的真實性必須依賴其他資料訊息佐證。此處藉由西元前 1274 年拉美西斯二世跟西臺國的卡德墟戰役（Battle of Kadesh）敘事文，試舉一例：[132]

阿蒙神聽到了我的呼喚，賜予我力量，祂說：「我與你同在！我的

129 Karl Jansen-Winkeln, “Die ägyptische ‘Königsnovelle’ als Texttyp,”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88 (1993, Wien), p. 108.

130 Christopher J. Eyre, “Is Egypti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Historical’ or ‘Literary’,” in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Forms*, ed. A. Loprieno (Leiden / New York / Köln: Brill, 1996), pp. 415-433.

131 Eyre, “Is Egypti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Historical’ or ‘Literary’,” p. 432.

132 KRI II, 43:1-47:16 (§ 123-1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手在你身旁！」
> 我比十萬人有用，是勝利之主，喜愛勇敢，兩顆心合一，我的作為就如同孟圖神（Montu），用右手射擊，左手掠奪戰利品。我就像塞特神在他們的面前，站在 2500 輛戰車之中，在陣地中殺戮；他們倒斃在他（按：拉美西斯）的馬前；而陛下獨自一人，沒有別人跟他一起。我的陛下讓西臺的軍隊落入奧倫提斯河中，一個壓著一個，如同鱷魚般滑入水中。我像神獸一樣地追逐他們，我獨自攻擊所有的外邦。因為我的步兵和騎兵背叛了我，沒有人停下來往回看。

根據學者對於卡德壚戰役的研究，拉美西斯下令重整軍隊，再加上援軍來到，才得以在圍攻中勝出，以戰勝者自居。實際上，拉美西斯並沒有達到他的目的，因為卡德壚城和其附近的領土小城都還是西臺國的勢力範圍，但在埃及的官方紀錄（即拉美西斯的國王銘文）中，則是誇耀地敘述拉美西斯透過阿蒙神的神力保護，孤軍奮戰，擊敗敵人。由此得知，西元前 1274 年埃及與西臺確實發生戰爭，但是敘事文內容帶有「文學性」和「虛構性」。即便如此，這些國王敘事文提供最多關於古埃及國王的事跡和作為，就算部分內容誇大，仍被歷史學家視為重建埃及歷史的重要來源之一。

（二）私人傳記

從第四王朝（ca. 2575 BC）開始，私人墓穴出現墓誌銘，內容主要陳述死者生前的重要事跡，例如頭銜、職稱與國王的關係等。私人傳記通常以第一人稱自述，可分成「現實傳記」和「理想傳記」兩種。[133]古王國時期的傳記文大多是自我陳述，尤其第五王朝的傳記文，死者敘述接到國王指令到外國考察或軍事征戰，間接地提供歷史性的資源。第一

133 「現實傳記」內容主要是死者的大事紀，通常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蹟；「理想傳記」則是針對死者的人品、德性加以著墨，描繪其生前的偉大情操。Andrea Gnirs, “Die ägyptische Autobiographie,” in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Forms*, ed. A. Loprieno (Leiden / New York / Köln: Brill, 1996), pp. 227-2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間期由於政治情勢的轉變，此時的傳記文大多是死者自我吹噓的「理想傳記」，能提供的歷史性資源並不多，例如底比斯南方莫阿拉（Mo^{c}alla）的地方州長安赫提非（Ankhtyfy）[134]的傳記文：

> 我是人類的開始，也是人類的終點，我是無人能比的英雄。（Iβ 2-3）
> 我給飢餓者麵包，給赤裸者衣物，給弱勢者油膏，給赤足者鞋子，給單身漢妻子，我使莫阿拉和何默（*Ḥr-mr*）兩城的人民免於飢荒之苦……；（IV, 4-8）
> 我是莫阿拉的山，也是何默的遮蔭處。（IV, 26-27）

到了中王國時期，傳記文的內容變成效忠宣言，死者不斷強調自己生前對國王有多忠誠。少數傳記文還穿插了讚頌國王的詞句，例如塞所斯提斯三世（Sesostris III, 1837-1819 BC）到阿曼恩赫特四世（Amenemhet IV, 1772-1764 BC）掌璽大臣薩哈特依伯雷（Sehetep-ib-re）的《忠實的箴言》（*The Loyalist Teaching*）。[135]第二中間期至新王國時期的傳記文最佳代表是底比斯的阿摩斯、阿巴納的兒子（Ahmose, son of Ebena），[136]他的傳記文詳盡敘述了他的一生，尤其是追隨國王阿摩斯在阿瓦利斯（Avaris）對抗西克索，跟著國王阿曼和泰普一世（Amenhotep I, 1514-1494 BC）對抗努比亞人，再跟著國王圖特穆斯一世（Thutmose I, 1493-1483 BC）對抗敘利亞人，因此得到這幾位國王許多獎賞。他的傳記間接提到第十八王朝初期的歷史事件，證明西克索曾在下埃及，而阿摩斯將其驅逐，並統一埃及、建立了第十八王朝的事實：

> 我成家之後，搭上向北方的船，因為我很勇敢，當國王駕著戰車時，我隨侍在側。

---

134 Jacques Vandier, *Mo^{c}alla. La tombe d'Ankhtifi et la tombe de Sébekhotep* (Cairo: IFAO, 1950), pp. 1-264.

135 最新的研究認為薩哈特伊伯雷在文中引用了古王國 Vizier 卡伊蘇（Kaïrsu）的文章，加以更新後，藉其表達他對當代國王的忠誠。Ursula Verhoeven, "Von der 'loyalistischen Lehre' zu der 'Lehre des Kaïrsu',"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136, no.1 (August 2009, Berlin), pp. 87-98.

136 Urk. IV, 1:5-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阿瓦利斯城被圍攻時，我在國王面前奮勇殺敵，之後我被點名搭乘「孟菲斯上升中」的船。在阿瓦利斯城的運河「帕捷德古」處有一場戰役，我佔領當地並強行帶回了（按：敵人的）一隻手，他們上報至皇家信使，我因英勇而得到黃金。
>
> 之後他們又在此處爭戰，我再度佔領此處並強行帶回一隻手，也因為英勇而再次得到黃金。
>
> 之後他們在埃及，此城的南邊爭戰，我佔領此處並強行帶走一個俘虜。我沿著河道下游走，他是在城裡被活捉，我帶著他涉水。當此事傳至皇家信使那裡，我又再度得到黃金。[137]

雖然第三中間期和晚期時期的傳記文較為形式化，但是受到新王國時期傳記文的影響，內容也包含許多歷史性事件。此時除了墓誌銘，在私人雕像上也有很多傳記文。大部分內容顯示底比斯祭司的地位，他們不斷強調自己與神明緊密的關係，[138]而「阿蒙的神妻」（*ḥmt-nṯr n ʾImn*, God's Wife of Amun）[139]也在此時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阿蒙大祭司、下埃及國王，甚至是庫什（Kush）的國王將未婚的女性王室成員送到底比斯，作為阿蒙神的妻子，藉以鞏固在底比斯的權力，因此從「阿蒙的神妻」的輪替也可以反映出政權的交替。[140]之後，第二十五王朝開始，凡是文

137 Urk. IV, 3:2-4:9.

138 Karl Jansen-Winkeln, *Ägyptische Biographien der 22. und 23. Dynastie. Teil I: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5), pp. 44-62 Text A4.

139 「阿蒙的神妻」職位從新王國時候就開始，大多是王后擔任且擁有此頭銜，主要職責為處理一切阿蒙神廟宗教儀式事務。晚期時代改由未婚的王家女性擔任，此職成為政教合一的重要象徵之一，國王把未婚女兒或姐妹送去底比斯擔任「阿蒙的神妻」，以擁有阿蒙神的支持，加強權力的合法性。參照 Miriam F. Ayad, *God's Wife, God's Servant. The God's Wife of Amun (c. 740-525 B.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40 例如著名的《妮圖克利絲石碑》（The Adoption Stela of Nitocris），描述普薩美提克一世（Psammetich I, 664-610 BC）將女兒送到底比斯作為「阿蒙的神妻」的經過：「我是他的兒子，第一個受神之父所喜愛的，獻給神明的，他為了滿足自己的心而為其造物。我把女兒獻給祂，作為神的配偶，為此她可以祈禱並保佑國王，更甚於在她之前的人。」參照 Jansen-Winkeln, *IdS*, vol. 4, pp. 16-18 Nr.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版權

獻、藝術建築、風俗習慣等，皆仿照古王國時期的形式。傳記文受此影響，也依古王國的傳記格式撰寫，以致「理想傳記」的形式居多，客觀陳述歷史事實的較少。再者，第二十六王朝某個私人雕像的銘文只提到他曾經侍奉波斯王岡比西斯（Cambyses, 525-522 BC）和大流士一世（Darius I, 521-486 BC），並沒有提到波斯人如何攻陷埃及，而托勒密時代的傳記文更是逐漸減少，唯一可作為代表的是佩托西里斯（Petosiris）在圖納傑伯（Tuna el-Gebel）的墓誌傳記文，[141]述說他重建一些年久失修的神廟與小型神龕。雖然文中簡短提到有外族在統治埃及，但未記錄外族統治者的名字：

> 我為了此神（圖特）作為管理者好幾年，管理他的捐資，沒有被發現任何錯誤。正當外國統治者作為埃及保護者，沒有任何事物是在它之前的位置，自從埃及國內發生戰爭，南邊很混亂，北邊在反叛……[142]

（三）文學性的敘事文

如同上述，古埃及文獻中，很多文學性的敘事文都帶有「歷史性質」，如何分類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法國學者波斯納（Georges Posener）曾在其專著《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的文學和政治》（*Littérature et politique dans l'Égypte de la XII dynastie*）[143]探討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思考如何藉由文獻還原第十二王朝的歷史。最典型的文學性敘事文，可以中王國時

141 Lichtheim, *AEL*, vol. 3, pp. 45-49.

142 佩托西里斯提到的外國統治者，至今無法確認到底是哪個國王，目前專家認為的可能性有：馬其頓國王菲力三世（Philippus Arrhidaeus, 323-316 BC）、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國王阿爾塔薛西斯三世（Artaxerxes III Ochus, ?-358 BC）或大流世三世（Darius III Codomannos, 380-330 BC）. Gerard P. F. Broekman, "The 'High Priests of Thot' in Hermopolis in the Fourth and Early Third Centuries B.C.E.,"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133, no.2 (February 2006, Berlin), pp. 97-103.

143 Georges Posener, *Littérature et politique dans l'Égypte de la XIIe dynastie* (Paris: Librairie honoré Champion, 19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期的《西努赫的故事》（*The Story of Sinuhe*）[144]為代表。故事發生背景在阿曼恩赫特一世（Amenemhet I, 1939-1910^{+16} BC）過世之際，陰謀論充斥宮內，且王位懸宕、繼承人尚未定案，朝野動盪不安，西努赫因為恐懼而逃亡至亞洲，文中描繪他在亞洲的生活，以及年邁之後如何向塞所斯提斯一世（Sesostris I, 1920-1875^{+6} BC）請求回埃及終老。西努赫是故事的主角，但是文中包含的中王國初期歷史背景（關於阿曼恩赫特一世是否真的被謀殺之說），及最早的一段國王頌詞都是可以反映歷史的最佳資料。關於阿曼恩赫特一世的謀殺事件，在《國王阿曼恩赫特一世的訓誡》（*The Instruction of King Amenemhet I*）[145]中如此描繪：

> 那是在晚餐之後，當夜色來臨時。我正在休息片刻，躺在我的床上，因為我很疲倦。當我入睡的時候，保護我的武器轉來攻擊我，當我還在像沙漠中的一條蛇似的時候。我被戰鬥聲吵醒，發覺是衛士們在打鬥。若我能夠迅速的把武器拿在手中，我應該能夠使那些懦夫倉惶退走。但沒有人在夜裡還能強悍，沒有人能獨自奮戰，沒有助手是不會有成功的。[146]

究竟阿曼恩赫特一世是否遭謀殺身亡？在埃及學中仍有爭議。[147]無論如何，這篇訓誡文充分使用了政治宣傳文的形式來達到宣揚王權的效果。類似的文獻還有《內夫提的預言》（*The Prophecies of Neferty*），[148]文中背景發生在第四王朝，國王史諾夫魯召喚預言家內夫提（Neferty）講述未來會發生的事情。內夫提首先預言埃及將有大災難，人民會生活在水

144 Simpso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pp. 54-66.

145 徐詩薇，〈古埃及智慧文學中的「形象表達」〉，《思與言》第 50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臺北），頁 76-77 和註腳 12。

146 譯文轉引自蒲慕州，《尼羅河畔的文采——古埃及作品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頁 161。

147 Karl Jansen-Winkeln, “Das Attentat auf Amenemhet I. und die erste ägyptische Koregentschaft,”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18 (1991, Hamburg), pp. 241-264.

148 Simpso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pp. 214-22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深火熱之中，爾後又預言來自南方的「阿曼尼」（Ameny）會戴上埃及的紅白王冠，並按照瑪特神的準則拯救埃及。此文無疑再次為第十二王朝第一個國王阿曼恩赫特一世取得王位的合法性做宣傳。何以阿曼恩赫特一世的合法性必須再三被強調？有一類所謂「悲觀文學」（pessimistic literature）的作品，[149]描寫第一中間期的情形，整個國家陷入巨大災難，百姓們怨聲載道，產生悲觀的情緒和負面的想法，甚至有厭世的念頭，欲自我了結。這一類文章中的修辭語法已經相當成熟，雖然有誇飾的成分，仍提供關於第一中間期較完整的情況，歷史學者藉此還原史事順序。因此，我們可以得知，阿曼恩赫特一世的出現，終結了這種混亂，從他即位開始，瑪特準則才得以發揮作用。

除了《內夫提的預言》，有預言性的主題文獻也是提供歷史資源的來源之一，《紙草威斯卡》（*Papyrus Westcar*）[150]與《西努赫的故事》都是中埃及語的文學代表作品。《紙草威斯卡》的頭尾並不完整，內容卻十分豐富。故事背景發生在第四王朝的國王古夫（Khufu, 2509-2483^{+25} BC），他要求兒子們分別敘述一則故事，輪到王子哈德德夫（Hardedef）時，他敘述一位當代魔法師的傳奇，古夫感到好奇，並命哈德德夫將其帶至他面前。這位魔法師在國王面前表演魔術，還預言 3 個國王將會誕生，建立第五王朝。

最後一種類型的文學性文章屬於自述性（德文：*Ich-Erzählung*），與傳記文類似，是以第一人敘事，以自身經歷反映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當代政治如何影響主人翁的行為。除了《西努赫的故事》有寫到中王國初期的歷史，《溫阿蒙歷險記》（*The Journey of Wenamun*）[151]則是以

149 Winfried Barta, “Die Erste Zwischenzeit im Spiegel der pessimistischen Literatur,” *Jaarbericht ex Oriente Lux* 24 (1975-76, Leiden), pp. 50-61.

150 Verena M. Lepper, *Untersuchungen zu pWestcar. Eine philologische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Neu) Analys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8).

151 Bernd U. Schipper, *Die Erzählung des Wenamun* (Fribourg: Academic Press Fribourg, 2005), pp. 164-222；徐昊、吳宇虹，〈《溫阿蒙歷險記》譯注〉，《古代文明》第 4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長春），頁 18-29。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元前 11 世紀的埃及為背景，主角溫阿蒙（Wenamun）敘述他從底比斯出使到拜布羅斯（Byblos）獲取木材的經過。從中可以得知，當時埃及國逐漸式微，拉美西斯十一世（Ramesses XI, 1106-1077 BC）實際上已無權力，主要是由底比斯大祭司赫利荷（Herihor, 1080-1074 BC）掌權，而三角洲之處還有斯曼德斯（Smendes, 1067-1052 BC）所建立的第二十一王朝。正因為埃及國力衰弱，政權四分五裂，原本臣服埃及的巴勒斯坦一帶諸多小國也不願屈從，因此溫阿蒙出使過程不再被禮遇，處處被刁難和輕視，這些紀錄充分反映了當時的歷史背景，彌足珍貴。

結　語

由於古埃及人的風俗習慣，他們並沒有固定的史官或專門的官員負責撰寫前朝或是當代歷史，也沒有評論史事的習慣。因此，希臘羅馬時代關於埃及的記載都是作者到埃及旅遊所聽聞的紀錄，與實際狀況有許多不相符的地方。直到托勒密時代的祭司曼涅托，依據古埃及留下來的紙草、神廟資料編寫《埃及歷史》。曼涅托熟悉古埃及文獻，相較於古典時期歷史學家，他的著作更具真實性。《埃及歷史》有國王名冊的訊息，還有古埃及的文學性文章，被後人不斷引用和改寫，至今仍是埃及學界重要的著作之一。

埃及先後被不同的帝國統治，慢慢喪失自己的語言、文字與宗教；到了中古世紀時期，歐洲人對古埃及文化痴迷，形成「埃及熱」，象形文字被視為一種象徵符號。學者們熱衷解讀象形文字，但對古埃及的歷史、文化、習俗一概不解。直到拿破崙進軍埃及，隨軍學者把埃及的異國風情帶回歐洲，最終更由於〈羅塞塔石碑〉的出土，把埃及學推向高峰。商博良破解象形文字之後，埃及學的研究所和系院如同雨後春筍般地成立，埃及學家不只研究文字、語言、語法，也開始重建古埃及歷史。

目前在埃及學裡一度被學界確認能夠重建歷史的古埃及文獻，大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是與國王有關的文章，通稱為國王銘文，例如：國王名冊、國王年鑑、國王軍事日誌、國王敘事文等。國王名冊和年鑑是最能反映國王真實作為的紀錄，包括國王名字、頭銜、統治時間和每年的特殊記事。國王軍事日誌可以了解國王和軍隊每日行軍的詳細紀錄，以及外國獻上的貢品名單，或是國王的戰利品。國王敘事文則鉅細靡遺地描寫國王的戰事、建築、與外國交流情形等。其次，私人傳記和文學性的文章，能讓歷史學者透過主角敘事時的當代背景與歷史事件整合，從旁觀的角度佐證歷史事件存在的真實性。

然而，在研究國王銘文的同時，我們不禁要問，到底這些文章的真實性如何？除了名冊、年鑑、日誌的記錄手法較為詳實，國王敘事文則帶有不少的虛構性及文學性。雖然文中最終本質（德文：*Sitz im Leben*）不變，國王的事跡或是發生過的事情是真實的，只是敘述目的是要宣揚國王的王權，建構意識形態。為此，在宣傳文裡，文章內容的真實性往往會被打折扣。例如：到底阿曼恩赫特一世是否真的被暗殺而身亡？拉美西斯二世在卡德墟戰役的表現是否如同其銘文所述？而且，目前在埃及學裡，國王敘事文和文學性文章的定義依舊爭論不休。究竟它們是政治性的還是歷史性的，是歷史性的還是文學性的？皆為未來尚待釐清的重點。[152]

所幸隨著考古工作不斷進行，我們期待考古學家能夠發掘更多物品和文獻資料，例如之前在阿拜多斯考古地烏姆卡伯（Umm el-Qa'ab）出土前朝時期的象牙小板，可以提供前朝時期的國王名冊，進而對照〈巴勒摩石碑〉上的銘文、阿瑪納出土的泥板塊及文獻，提供阿瑪納時期埃及與古代近東的外交狀況；[153]抑或目前在底比斯、三角洲和亞斯旺，甚至在蘇丹等地不同的考古工作，古埃及的歷史隨時都會因為出土文物而

152 Popko, "History-Writing in Ancient Egypt," p. 10.

153 Willai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Jana Mynářová, *Language of Amarna — Language of Diplomacy* (Prague: Czech Institute of Egyptology, 2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被改變，不會一直定格不動。所以我們必須以一種客觀的角度來看待古埃及，至少它再也不是神秘不可碰觸或高不可攀。等待著不斷新出的考古結果，我們可以透過文獻解讀，了解古埃及人的思維、習慣、風俗、生活型態，這是還原歷史最大的目的，也是提供埃及學界不斷更新古埃及歷史的最大資源。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李　頎　吳昌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Allen, James P. *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Babbitt, Frank C. *Plutarch, Moralia*. Vol. 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Breasted, James H.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collected,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commentary*. Vol. 1-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1907.

Champollion, Jean F. *Dictionaire égyptien en écriture hiéroglyphique*. Paris: Firmin Didot Frères, 1841.

Davies, Benedict G. *Ramesside Inscriptions: Notes and Comments*. Vol. 3.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Eide, Tormod et al., eds. *Fontes Historiae Nubiorum.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Nile Region between the Eighth Century BC and the Sixth Century AD*. Vol. 1-4. Bergen: Klassisk Institutt, Universitetet i Bergen, 1994-2000.

Erman, Adolf, and Hermann Grapow, eds. *Wörterbuch der ägyptischen Sprache*. Vol. 1-6. Berlin: Akademie-Verlag, 1296-1961.

Faulkner, Raymond O.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2.

Faulkner, Raymond O.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Faulkner, Raymond O.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3. Warminster: Aris & Pillips Ltd., 1973-1980.

Feix, Josef, ed. *Herodotus, Historien.* 7th ed. Berlin: De Gruyter, 2014.

Firchow, Otto. *Thebanische Tempelinschriften aus griechisch-römischer Zeit* (Urk. VIII).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57.

Gardiner, Alan H. *Egyptian Grammar: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eroglyphs*. 3rd ed.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1957.

Graefe, Erhard. *Mittelägyptische Grammatik für Anfänger.* 6th ed.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1.

Grandet, Pierre, and Bernad Mathieu. *Cours d'Egypien Hiéroglyphique.* 2nd ed. Paris: khéops, 2011.

Grapow, Hermann et al. *Grundriss der Medizin der alten Ägypter*. Vol 1-8. Berlin: Akademi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erlag, 1954-1962.

Grapow, Hermann. *Religiöse Urkunden* (Urk. V).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15-1917.

Hannig, Rainer. *Die Sprache der Pharaonen: Großes Handwörterbuch Ägyptisch-Deutsch (2800-950 v. Chr.).* Mainz am Rhein: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95.

Helck, Wolfgang, Eberhard Otto, and Wolfhart Westendorf, eds.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Vol. 1-7.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5-1992.

Hornung, Erik. *Die Unterweltsbücher der Ägypter.* Düsseldorf / Zürich: Artemis & Winkler, 1992.

Hornung, Erik. *Das Totenbuch der Ägypter.* Düsseldorf / Zürich: Artemis & Winkler, 1997.

Hornung, Erik. *Einführung in die Ägyptologie.* 7th ed.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0.

Jansen-Winkeln, Karl. *Inschriften der Spätzeit.* Teil I: Die 21. Dynastie; Teil II: Die 22.-24. Dynastie; Teil III: Die 25. Dynastie; Teil IV: Die 26. Dynasti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7-2014.

Jones, Horace L.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8. Cambridge, MA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7.

Kircher, Athanasius. *China Illustrata.* Translated by Dr. Charles D. van Tuyl from the 1677 original Latin edition. Muskoge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acone College 1987.

Kitchen, Kenneth A.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1-8. Oxford: B. H. Blackwell Ltd., 1975-1990.

Kitchen, Kenneth A.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Notes and Comments*. Vol. 1-2, Oxford: Blackwell, 1993-1999.

Kitchen, Kenneth A.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 1-6. Oxford: Blackwell, 1993-2012.

Lichtheim, Miria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1-3.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Obsomer, Claude. *Grammaire Pratique du Moyen Egyptien.* Bruxelles: Safran, 2009.

Parkinson, Richard B. *Voices from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Middle Kingdom Writing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1.

Quirke, Stephen G. *Egyptian Literature 1800 BC: Questions and Readings*. London: Golden House Publications, 2004.

Redford, Donald B.,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1-3. Oxford: Oxford Press, 2001-2002. Online version: *Oxford Reference*.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acref/9780195102345.001.0001/acref-9780195102345 (accessed September 8, 2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oberson, Joshua A.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9. Wallasey: Abercromby, 2018.

Schäfer, Heinrich. *Urkunden der älteren Äthiopenkönige* (Urk. III).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05.

Schott, Siegfried. *Urkunden mythologischen Inhalts* (Urk. VI).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29.

Sethe, Kurt. *Hieroglyphische Urkunden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Zeit* (Urk. II).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04-1916.

Sethe, Kurt, and Wolfgang Helck.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Urkunden* (Urk. IV). Leipzig / Berlin: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 Akademie Verlag, 1906-1958.

Sethe, Kurt. *Die Altaegyptischen Pyramidentexte nach den Papierabdrücken und Photographen des Berliner Museums.* Vol. 1-2.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08-1910.

Sethe, Kurt. *Urkunden des Alten Reichs* (Urk. I).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32-1933.

Sethe, Kurt.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Urkunden des Mittleren Reiches* (Urk. VII).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35.

Simpson, William K.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Stelae, Autobiographies and Poetry.* 3r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Vernus, Pascal. *Sagesses de l'Égypte pharaonique.* Paris: Impr. Nationale, 2001.

Waddell, William G. *Maneth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二、近人研究

徐　昊、吳宇虹，〈《溫阿蒙歷險記》譯注〉，《古代文明》第 4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長春，頁 18-29。

徐詩薇，〈古埃及智慧文學中的「形象表達」〉，《思與言》第 50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臺北，頁 71-100。

徐詩薇，〈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國王銘文的「形象表達」〉，《語文與國際研究期刊》第 10 期，2013 年 12 月，高雄，頁 105-122。

徐詩薇，〈法老王的「威脅格式」——法老王的詛咒〉，《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2 期，2014 年 12 月，臺北，頁 183-202。

蒲慕州，《尼羅河畔的文采——古埃及作品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

Africa, Thomas W. "Herodotus and Diodorus on Egypt."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22, no. 4 (October 1963, Chicago), pp. 254-25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ltenmüller, Hartwig, and Ahmed Moussa. “Die Inschrift Amenemhets II aus dem Ptah-Tempel von Memphis. Ein vorbericht.”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18 (1991, Hamburg), pp. 1-48.

Altenmüller, Hartwig. *Zwei Annalenfragmente aus dem frühen Mittleren Reich.* Hamburg: Buske, 2015.

Amin, Abbas. *Ägyptomanie und Orientalismus*. Berlin: De Gruyter, 2011.

Assmann, Jan. *Zeit und Ewigkeit im alten Ägypt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Ewigkeit*.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75.

Assmann, Jan. “Exodus und Amarna: Der Mythos der ‘Aussätzigen’ als verdrängte Erinnerung der Aton-Religion.” In *Ägypten-Bilder. Akten des „Symposions zur Ägypten-Rezeption“, Augst bei Basel, vom 9.-11. September 1993*, edited by E. Staehelin and B. Jaeger, pp. 11-34. Fribourg: Universitätsverlag, 1997.

Ayad, Miriam F. *God’s Wife, God’s Servant. The God’s Wife of Amun (c. 740-525 B.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Baines, John. “Ancient Egypt.”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1: *Beginnings to AD 600*, edited by A. Feldherr and G. Hardy, pp. 53-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Barta, Winfried. “Die Erste Zwischenzeit im Spiegel der pessimistischen Literatur.” *Jaarbericht ex Oriente Lux* 24 (1975-76, Leiden), pp. 50-61.

Bierbrier, Morris L. et al. *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 4th ed. London: The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2012.

Bonadeo, Cecilia M. *ʿAbd al-Laṭīf al Baġdādī’s Philosophical Journey. From Aristotle’s Metaphysics to the ‘Metaphysical Science’.*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3.

Broekman, Gerard P. F. “The ‘High Priests of Thot’ in Hermopolis in the Fourth and Early Third Centuries B.C.E.”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133, no. 2 (February 2006, Berlin), pp. 97-103.

Broekman, Gerard P. F. “The Chronicle of Prince Osorkon and its Historcial Context.” *Journal of Egyptian History* 1, no. 2 (January 2008, Leiden), pp. 209-234.

Budge, Ernest A. W. *Egyptian Language: Easy Lessons in Egyptian Hieroglyphics with Sign List*. 11th e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Raul Ltd., 1971.

Bull, Ludlow. “Ancient Egypt.” In *The Idea of Histor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2nd ed., edited by R. C. Dentan, pp. 1-34.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83.

Caminos, Ricardo A. *The Chronicle of Prince Osorkon.* Roma: Pontificium Institutum Biblicum, 1958.

Cory, Alexander T. *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Nilous*. Whitefish: Kesslinger Publish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LC, 2006.

Dillery, John. “Hecataeus of Abdera: Hyperboreans, Egypt, and the ‘Interpretatio Graeca’.”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47, no. 3 (September 1998, Stuttgart), pp. 255-275.

Dillery, John. “The First Egyptian Narrative History: Manetho and Greek Historiography.”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127 (1999, Köln), pp. 93-116.

Drower, Margaret S. *Flinders Petrie. A Life in Archaeology.* 2nd ed.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El-Daly, Okasha. *Egyptology: The Missing Millennium. Ancient Egypt in Medieval Arabic Writings*. London: UCL Press, 2005.

Elliot, Chris. “Banages, Bitumen, Bodies and Busness - Egyptian mummies as raw materials.” *Aegyptiac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Reception of Ancient Egypt* 1 (2017, Heidelberg), pp. 26-46.

Eyre, Christopher J. “Is Egypti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Historical’ or ‘Literary’.” In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Forms*, edited by A. Loprieno, pp. 415-433. Leiden / New York / Köln: Brill, 1996.

Fritze, Ronald H. *Egyptomania. A History of Fascination, Obsession and Fantas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l., 2016.

Gertzen, Thomas L. *École de Berlin und „Goldenes Zeitalter“ (1882-1914) der Ägyptologie als Wissenschaft.* Berlin: De Gruyter, 2013.

Gertzen, Thomas L. *Einführung in die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der Ägyptologie*. Berlin: LIT Verlag, 2017.

Gnirs, Andrea. “Die ägyptische Autobiographie.” In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Forms*, edited by A. Loprieno, pp. 191-242. Leiden / New York / Köln: Brill, 1996.

Gozzoli, Roberto B. “History and Stories in Anicent Egypt. Theoretical Issues and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In *Das Ereignis.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Vorfall und Befund*, edited by M. Fitzenreiter, pp. 103-115. London: Golden House Publications, 2009.

Grapow, Hermann. *Zu den Annalen Thutmosis des dritten und zu ihren verwandten historischen Berichten des Neuen Reiches.*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49.

Guglielmi, Jean-Pierre. *L’égyptien hiéroglyphique.* Chennevières-sur Marne: Assimil, 2010.

Hermann, Alfred. *Die ägyptischen Königsnovellen*. Glückstadt / Hamburg / New York: Verlag J. J. Augustin, 1938.

Hoffmann, Friedhelm, and Joachim F. Quack. *Anthologie der demotischen Literatur*. 2nd ed. Berlin: Lit, 2018.

Hsu, Shih-Wei. *Beiträge zur Entwicklung der Königsinschriften.* Magi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su, Shih-Wei. “The Palermo Stone: the earliest royal inscription from ancient Egypt.”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37, no.1 (2010, Berlin), pp. 68-89.

Hsu, Shih-Wei.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Egyptian Royal Inscriptions.”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98 (2012, London), pp. 269-283.

Hsu, Shih-Wei. “‘The Pharaoh lives forever’: Royal Eternal Life in Ancient Egyptian Royal Inscription.” *Orientalia* 86, no. 2 (2017, Roma), pp. 274-285.

Jansen-Winkeln, Karl. *Ägyptische Biographien der 22. und 23. Dynastie*. *Teil I: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5.

Jansen-Winkeln, Karl. “Vermerke: zum Verständnis kurzer und formelhafter Inschriften auf ägyptischen Denkmälern.”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Abteilung Kairo* 46 (1990, Wiesbaden), pp. 125-156.

Jansen-Winkeln, Karl. “Das Attentat auf Amenemhet I. und die erste ägyptische Koregentschaft.”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18 (1991, Hamburg), pp. 241-264.

Jansen-Winkeln, Karl. “Die ägyptische ‘Königsnovelle’ als Texttyp.”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88 (1993, Wien), pp. 101-116.

Kahl, Jochem. *Vergraben, verkannt und vergessen: Funde aus dem “Menengrab”*. Münster: in Selbstverlag, 2001.

Lepper, Verena M. *Untersuchungen zu pWestcar. Eine philologische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Neu) Analys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8.

Lepper, Verena M., and Ingelore Hafemann. *Karl Richard Lepsius: der Begründer der deutschen Ägyptologie.* Berlin: Kadmos, 2012.

Lepsius, Carl Richard. “Denkmäler aus Aegypten und Aethiopien.” http://edoc3.bibliothek.uni-halle.de/lepsius/ (accessed September 7, 2017).

Van de Mieroop, Marc. “On Writing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Bibliotheca Orientalis* 54, no. 1/2 (Jan-Apr 1997, Leiden), pp. 285-305.

Moran, William L.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Muntz, Charles E. “The Sources of Diodorus Siculus, Book 1.” *Classical Quarterly* 61, no. 2 (December 2011, New York), pp. 574-594.

Mynářová, Jana. *Language of Amarna — Language of Diplomacy.* Prague: Czech Institute of Egyptology, 2007.

Popko, Lutz. “History-Writing in Ancient Egypt.” *UCLA Encyclopedia of Egyptology* 2014 (2014, Los Angeles), pp. 1-16.

Posener, Georges. *Littérature et politique dans l’Égypte de la XIIe dynastie.* Paris: Librairie honoré Champion, 1969.

Ray, John. *The Rosetta Stone and the Rebirth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Profile Book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7/2008.

Redford, Donald D. *Pharaonic King-lists, Annals and Day-book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gyptian Sense of History.* Mississauga: Benben, 1986.

Reeves, Nicholas, and John H. Taylor. *Howard Carter before Tutankhamun.*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2.

Schenkel, Wolfgang. *Einführung in die altägypt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0.

Schenkel, Wolfgang. *Tübinger Einführung in die klassisch-ägyptische Sprache und Schrift.* 6th ed. Tübingen: Schenkel, 2012.

Schipper, Bernd U. *Die Erzählung des Wenamun.* Fribourg: Academic Press Fribourg, 2005.

Schneider, Thomas, and Peter Raulwing, eds. *Egyptology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to the Third Reich: Ideology, Scholarship, and Individual Biographies.* Leiden: Brill, 2013.

Schneider, Thomas. "Egyptology in the Nazi Era. Ideology, Scholarship, Careers." In *Public lecture at the Halbert Centre for Canadian Studies.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December 11, 2018. In Memory of Hans Jakob Polotsky*. https://openscholar.huji.ac.il/sites/default/files/polotskynow/files/hu_polotsky_lecture_publication_schneider_2018.pdf. (accessed June 3, 2019)

Servajean, Frédéric. *Djet et Neheh. Une histoire du temps égyptien*. Montpellier: Université Paul Valéry-Montpellier III, 2007.

Van Seters, John. *In Search of History. 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Spalinger, Anthony. "Königsnovelle and Performance." In *Times, Signs and Pyramids. Studies in Honour of Miroslav Vern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ited by Vivienne G. Callender et al., pp. 351-374.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2011.

Thissen, Heinz J. *Des Niloten Horapollon Hieroglyphenbuch I: Text und Übersetzung*. München / Leipzig: K. G. Saur, 2001.

Vandier, Jacques. *Mo^{c}alla. La tombe d'Ankhtifi et la tombe de Sébekhotep*. Cairo: IFAO, 1950.

Verhoeven, Ursula. "Von der 'loyalistischen Lehre' zu der 'Lehre des Kaïrsu'."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136, no.1 (August 2009, Berlin), pp. 87-98.

Waḥshīyah, Aḥmad Ibn. *Ancient Alphabets and Hieroglyphic Characters Explained*. Translated by Joseph Hammer. London: W. Bulmer and Co. Cleveland Row, 1806.

Wilkinson, Toby A. H. *Royal Annals of Ancient Egypt. The Palermo Stone and its associated fragments*. London /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網路資源

"Histor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history (accessed November 21, 2018).

Paula Veiga. https://www.academia.edu/38662684/Updated_list_of_current_working_missions_in_Egypt_and_Sudan (accessed June 4, 2019).

UCLA Encyclopedia of Egyptology. https://escholarship.org/uc/nelc_uee (accessed November 22, 2018).

Thesaurus Linguae Aegyptiae. http://aaew.bbaw.de/tla/index.html (accessed September 7, 2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3 (June 2019), pp.235-290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906_(63).0005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of Ancient Egyptian

Hsu, Shih-wei*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ancient Egyptian historiography and its documents and records. In contrast to other ancient civilizations, there was no so-called chronicle or historical book in ancient Egypt due to their concept of time. Many historians seek to rebuil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relying on records written by Greek and Roman historians, geographers and explorers. With their obsession with ancient Egypt, the so-called "Egytomania" and decipherment of hieroglyphs,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ancient Egyptian culture. Through excavations in Egypt, many documents have been discovered; the texts could be understood und translated. Among these documents, one finds records concerning history, which are preferred by Egyptologist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will be focu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ancient Egyptian history from the descriptions of ancient Egypt by classical historians, geographers, explorers, and philosophers. How did they try to rebuil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Furthermore, after Napoleon occupied Egypt, what kind of influence did he bring to the European academic world? The establishment of Egyptology became a popular phenomenon in Europe. Different well-trained Egyptologists tried to

*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Nr. 38, Tongyan Rd. Haihe Educational Park, Jinnan District, 300350 Tianjin, P. R. China;
E-mail: swhsu2012@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construct ancient Egyptian history. The second part will examine what kinds of documents could help to rebuild history? What genres of texts are historical? Royal inscriptions, biographies, historical literature etc. are typical resources which depict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diverse historical event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importance will be discussed.

Keywords: Ancient Egypt, Historiography, Royal inscriptions, Biographies, Egyptoman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